

穆罕默德傳

北京圖書館藏書

上海廣學會出版

穆罕默德傳
加五、廿八

穆

罕

默

德

傳

穆罕默德傳目錄

第一章	幼年之遭遇	一
第二章	家庭及鄉黨概略	七
第三章	默示之開始	一
第四章	傳道之發軔	一六
第五章	因傳道受逼迫	一
第六章	遷居之預備	二七
第七章	遷居之實現	三一
第八章	默底納人民之傾向	三四
第九章	教中人攻擊墨克人之初步	四〇

第十章	百得里之戰	四三
第十一章	回教與朱乎得教之關係	四八
第十二章	吳侯的山之戰	五二
第十三章	勒令納祖爾族出境	五七
第十四章	晚年家庭之景象	六一
第十五章	征伐朱乎得人之慘劇	六八
第十六章	回教漸普及於阿爾壁全國	七三
第十七章	穆氏逝世及繼位者	九〇
總論		九五——九七

穆罕默德傳

第一章 幼年之遭遇

穆罕默德生於阿爾璧

即天方國

之墨克

即加

城

古來氏族

哈申戶

時爲西

曆五百七十年、當中國北齊武平時代、父名爾卜賓喇希、母名額美納、夫婦成

婚後、爾卜賓喇希旋與同人赴素爾雅尼

即敘利亞

經營商業、事竣、與同人還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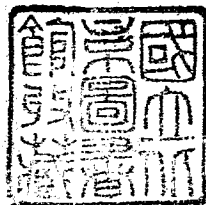
途經默底納城、病故、遺產僅一房宇、五駱駝、一婢女、該婢女名媼姆耶滿

又名

巴拉、爾卜賓喇希死後、額美納遺腹生穆罕默德、稟伊祖爾卜篤穆託吏部、爾

卜篤穆託吏部悅之、抱嬰孩赴大廟宇中之克而白前克而白

即立方之遺國廟內屋宇以石砌成爲立方形



本有偶像今無之、以示酬神謝恩之意、並命名爲穆罕默德、意即可受贊美耳、
 同教稱爲至聖所

按該地規俗、家財中等者、雇請乳母以哺幼子、適鄉間男婦約集來城謀工作、
 內有乳婦哈婭默、係哈立思之妻、夫婦生長於比泥塞爾渡、哈婭默爲額美納雇
 定、以哺穆氏、故穆氏同乳母赴鄉居住、蓋以鄉居體健耳、且常隨乳母出遊、
 因乳母族人皆牧畜類、不常家居、如是者兩年而斷乳、哈婭默負穆氏返城、交
 還其母、母見穆氏體健、仍請乳母攜之鄉居、俾多吸空氣、哈婭默又攜回鄉、
 逾兩年、穆氏方四齡、忽得癩症、哈婭默與其夫懼爲邪所迷、因思脫離責任、
 交還其母、母仍懇哈婭默留養、於是再返鄉、而其病復發、哈婭默由是再送
 還、不復負責、是時、其祖與其母酬哈婭默以厚幣、及穆氏長、亦贈物以報其
 德、時穆氏方五歲、與家人同居墨克城、

穆氏六歲時、與其母額美納往默底納城謁親、並省視先父之塋墓、婢女媼

姆耶滿隨行以護侍之、抵默底納、母子居於爾卜實喇希病故之舊宅者一月、迨後穆氏年長、經過此處時、尙指認爲此卽我與我母同居處、穆氏親族在默底納者、歡迎其母子、故母子居於默底納時亦適意、不料迨返墨克時、其母在厄白達中途染病身死、婢女媪母耶滿奉穆氏返墨克、是時穆氏悲母之死、後著古爾阿尼經卽同教經內載有孤哀之身、幸真宰眷顧、此恩終不可忘之句、

穆氏父母俱亡、教養之責全賴祖父、祖父雖年屆八十、尤復殷勤撫育、婢女媪母耶滿以上遵其祖父溫諭、更加意眷顧、是時其祖父爲城中都長、權勢重而品行優、鄰友均敬慕、以致該城行政事宜、無棘手之虞、穆氏習見其祖父爲都長之身分、因以養成其將來爲教長之地位、借在家一年、祖父病故、穆氏於祖父入葬時、心焉傷之、

爾卜篤穆託吏部未死之前、囑其次子額卜他吏部撫穆氏、額卜他吏部從

之、憐愛穆氏、刻不相離、晚與同寢、晝與同食、年十三、偕赴索爾雅尼譯音

亦即教、因類卜他吏部經商於此也、此次出外閱數月、穆氏得與爾撒教即基督

列亞即猶太教人遇、又見禮拜堂及禮拜之規、恍然而知與墨克本城所信之道

不同、心焉慕之、又與天主教學人卜海喇遇、談論爾撒事蹟、穆氏愈知爾撒之言行、及至商務事畢、乃轉墨克城云、

穆氏年幼時行爲、紀載於各部書者雖多、然可徵實者尙少、查距墨克不遠

地方、每年曾開展覽會一次、穆氏及同人與焉、見會場貿易繁、物品衆、及各

種演說亦詳、更遇爾撒教及朱乎得教人、談論各種道理、心焉慕之、此外更有

一次聞爾撒教某監督講道、穆氏悅、迨穆年長、尙記憶當年聽講易卜臘欣即亞伯拉

罕之真道云、

穆氏原係古來氏哈申族、該族與本地相近之他族忽啓紛爭、其原因卽由賽

會而起、此時穆氏年約二十、雖助本族、而不嗜戰鬪、敵族發縱流矢、穆氏親拾墜地之矢、以交給本族之出戰者、轉射敵族、或謂穆氏亦曾出射、但此說恐不能證實、總之穆氏雖不願同族作戰、然亦願負同族之責任、無如其祖父死後、家族之權漸替、影響於墨克城政治、間有強暴分子、致使平民負冤、古來氏哈申族不服、互商救護之策、約衆宣誓、名曰貴誓、務期爲平民負冤者昭雪、穆氏與議、亦有臂助之力、由是同盟協約、而行強權者乃稍稍斂迹、改良其惡行、穆氏至老、迴憶幼年同盟臂助之舉、不勝爲之感念焉、

穆氏見叔父家境漸奮、特於相近地方代人牧羊以助家用、此與古聖母撒郎

西達五德卽大相同、因二聖先牧羊、後牧人、穆氏之牧羊、亦可爲將來牧人

之預備、至二十五歲、其叔父家境更窘、特向穆氏言曰、我無力以贍養家、汝已成丁、宜另謀生計、現有威赫底徹、其人寡居、多財善賈、以羣駝載貨爲行

商、雇用誠信之士以管理之、汝可往晤該寡婦、或者派充斯職也、穆氏允之、其叔父先往介紹、赫底徹悅之、穆氏晉謁赫底徹、赫底徹告穆氏曰、汝願作商、我知汝行爲端正、不僅以商務權假汝、且假汝之權倍於人、及約定、穆氏與同人行、赴素爾雅尼、中途、又晤爾撒教與朱乎得教教徒、遂與談論、深悉兩教規禮與精義、赫底徹派有總管事人經理其事、穆氏辦商務與人交涉、時與素爾雅尼人談論貨物價值、但爭持價值、非穆氏本人之性質、因其重於退讓、輕於爭競、然既已任事、其勤慎忠誠之志、足令商務起色、獲利甚巨、迨返墨克城、報告主母、主母見其才幹敏銳、言語誠篤、容貌俊秀、不禁愛情油然而生、赫底徹時年四十、嫁二夫、生二男一女、饒於財、美於色、在本族中占有高尙地位、於是本城求與締婚者有人、然赫底徹均拒之、穆氏則未曾向之求婚、而赫底徹自以身默許之、乃倩其妹徹探穆氏意旨、詢問穆氏何以不娶妻、

穆氏答曰、我貧土耳、何娶妻爲、妹曰、若有既富且麗之婦、願與子訂百年約、子許之乎、穆氏曰、伊爲誰、妹曰、卽我姊赫底徹、穆氏曰、我本寒素、不敢有此奢望、妹曰、子若意愜、我能設法以成之、穆氏曰、可、妹乃以穆氏意告赫底徹、然以父性乖僻、恐事有中阻、於是設盛饌以餉父、父酒酣意爽、凡要索無不允、赫底徹於父醉時、宰牛一、身御婚服、卽日成禮、及父酒興闌、詰女何爲、或告以故、父怒不可遏、拒之、蓋以穆氏贅人子、尙允爲夫、向日諸顯者求婚、何竟不納乎、旋有和事老人出、謂穆氏亦良家子弟、爲東林婿亦稱、况由爾女自勳乎、父無如何、乃已、

第二章 家庭及鄉黨概略

穆氏成婚時、年方二十五、而赫底徹已年屆四十、生二子四女、子均早

天、其四女中以法士默著名、赫底徹理家政及商務、穆氏以暇晷探討天人之旨、苟有不能釋然者、每與赫底徹推究、蓋赫底徹敏慧過人、而又喜聞道旨、故累以求天人之道勸穆氏、

上稽往籍、則知穆氏壯年之態度與德行、其人身材過中人、體瘦胸寬、行動嚴重、頸項深長、頭大額寬、髮多而黑、長與耳垂、目光明銳而刺人、眼毛舒長、眉拱腮赤、鼻高而窄、鬚長而茂、下垂胸前、容貌亦俊美可愛、惟發怒時額上血管澎漲、目光四射而轉赤、初見者畏之、及與之交久、則知爲誠實之士、且穆氏姻禮節、喜聞人之言論、而已則詞寡、若發一言、則確實可信、間或出談諧之趣語、對於友具有寬厚之道德、與己善者則愛之至、與己仇者則惡之至、苟仇者改而服從之、則亦優容之、此乃穆氏中年狀態及言行之概略、至本城人士重視穆氏者、厥惟一端、洵足爲證、當於下文述之、

古時阿爾壁人相傳克而白爲易卜臘欣所建，蓋古人以此爲廟，內奉偶像，另有玄石一方，當時以爲聖物，謂此石爲天降之物，後人推想，時人將此石刊於克而白之牆隅，由牆基及石高數尺，瞻拜者以口附石，至穆氏年三十五時，克而白忽爲水浸，廟亦傾毀，衆倡修改，議成立基，衆族協力助之，至放置玄石於原位時，衆意此乃聖物，各爭先放置以爲榮，紛爭不已，幾致用武，持議者曰，院外人誰先入院內者，可執判斷之權，衆族允之，穆氏先入院，衆呼曰，若爲正士，吾儕可靜聽之，穆氏先卸衣置於地，請衆人以玄石立衣上，更請各族派首領一人來，合四族之四首領各提衣一角，而玄石卽隨之而升起，至應置之牆隅，穆氏自以手助之，衆大悅服，於是廟基建立無費爭，自穆氏起，克而白之上，覆以黑氈，永遠有之，現在規例，每年更換新黑氈一次，

穆氏三子早夭，其心不免憂傷，會逢叔父額卜他吏部家境漸衰，穆氏乃導

其叔父之子爾里於已家、時爾里年方五六歲、穆氏眷愛爾里、情甚懇切、迨後爾里年長、爲穆氏最熱心之門徒、即以其女法士默妻之、又有一人名賽爾弟、年幼時穆氏畜爲己子、查賽氏非穆氏族、亦非與穆氏同里、賽氏爲該族中之貴胄、幼年被盜掠去、盜載之來墨克城販賣爲奴、赫底徹以價購得之、穆氏見賽氏而心眷之、其妻赫底徹轉送賽氏於其夫、以備驅遣、迨後賽氏之父聞其子在墨克城中、特來墨克以見子、願備原價贖回、但賽氏親近穆氏、不願離開穆氏、穆氏聞賽氏有此情義、心愛之甚、特領賽氏至克而白玄石前、呼衆作證、並謂自茲以往、賽爾弟卽爲我子、賽氏父聞穆氏語、乃安心返家、蓋謂其子寄託得人也、賽爾弟由此自稱爲穆氏之子、迨後與婢女耶滿結婚、二八年歲雖差池、而配合亦頗適宜、生一子、後爲回教名人、

穆氏之女、現已漸長、長女適赫底徹之內姪、他女亦擇配於內戚、家事次

第就緒、無復憂者、惟其心對於天人之道、蹙然不安、蓋穆氏常將其所自思之天道與平日所聞各教傳佈之道比較之、議有未盡釋然者、加以目擊本城人民行爲乖僻、不禁憂心如搗、乃立意以何法助人、以何道爲真道、反覆躊躇、於是居處於鄉僻山洞之間、其山名希那、意在避世俗而思天道、間或獨宿洞中數日、亦或率妻同去、均避羣之念云耳、

當斯時墨克有數人主張改良舊習、其改良黨名哈你法、譯卽信道堅固之意、欲回復古時易卜臘欣之道、穆氏亦表同情、黨中人反對拜偶像之舊俗、故本地居民不悅哈你法、甚至率衆人而加以逼迫、穆氏幼年卽有不願敬拜偶像之志、故居民因恨該黨之故、而亦欲陷害穆氏、

第三章 默示之開始

查墨克城舊日風俗、每年某月有熱心道德家、行動墨藏又名味、守齋即齋禮、退於山洞修道、穆氏偕同衆人入山、然非修士克己之意、蓋修士克己、不與眷屬偕去、而穆氏常偕其妻赴洞、所以異也、按穆氏所居之山洞、內容狹小、故宿於洞外之相近處、耽此清閒、專心思道、穆氏在此得默示、於默示中所得之感動、自記於古爾阿尼經又名可、經、

按默示中記於古爾阿尼經之言、皆真宰之言、回教人均信從之、且古爾阿尼經非一時所成就、係由數年中天仙即天使傳來者、穆氏所得感動列下、

- 一、穆氏周圍忽然大光照耀、回教註釋家曰、此光照耀穆氏有六閱月之久、光中天仙哲白而衣肋即加將真宰旨意顯現於穆氏知之、
百列、
- 一、天仙哲白而衣肋變一形象、恰如穆氏之良友某人、穆氏以爲某真友、該友人口中傳說真宰旨意、然非真友、實係天仙也、

一、穆氏獨聞空中搖鈴、此鈴係天仙白而衣肋以之代言語、更申鈴中言語代表真宰之旨意、穆氏聽此鈴時、全身振動、汗流滿面、赤色轉而爲白、低首覺受大感動、每於乘坐駱駝時、忽聞鈴聲丁冬、則昏迷不能自主、離駱駝而墜地、

一、真宰有一次親向穆氏言語、未藉天仙傳達、

一、穆氏間或在夢中得見真宰、真宰伸手置於穆氏之肩、俾穆氏領受真宰之意、

一、天仙發現二次、共有六百羽翼來前、表明真宰主義、

一、穆氏受天仙白而衣肋之感動、雖哲白而衣肋未曾親自顯現、而亦借穆氏之口、言哲白而衣肋之言、此爲默感之一、故其所著之書、大半由此默感而成、

按穆氏受真宰親示、回教徒咸謂穆氏尊於他先知、茲不必論、查穆氏第一次所受默示、在希那山遊行時、忽聞空中有天仙呼曰、穆罕默德、我即哲白而衣肋、穆氏昂首望之、則見天仙形狀、乃驚恐殊甚、迨後在洞中、於昏迷時、哲白而衣肋又復顯現、與之以文卷、命其誦讀、穆氏曰、我力不足、不能誦讀、哲白而衣肋命之至再至三、仍不聽、哲白而衣肋環抱其身、力揆使痛、穆氏大恐、天仙哲白而衣肋復命誦讀、穆氏曰、誦讀何事、於是哲白而衣肋自誦之（誦言曾經穆氏載於大經九十六章）、誦畢、穆氏醒悟、心滋懼、告赫底徹、自謂或係我癩病復萌所致、赫底徹乃約之往威屬瓦納喀家告之、瓦納喀曰、此必真宰顯現、由哲白而衣肋承受而轉致之、若所言、皆真宰法律耳、似古時真宰寄託於母撒之法律也、自是厥後、二年餘不得天仙之默示、穆氏憂之、恐以前所遇者為鬼魔、即欲自盡、忽有聲從空中來曰、穆罕默德、汝為真宰之大使

者、我爲貧白而衣肋、穆氏聞之、憂乃釋、然心尙驚悸、返家、囑赫底徹以布覆己身、又得默感、其言曰、「被布覆者乎、當興起、警告世人、榮耀頌揚眞宰、潔汝身之服、遠避一切污穢之事、」厥後、穆氏以所得之言全錄於大經七十四章、自此、穆氏得默感多、據後人傳說穆氏每次得默感時、心憂鬱而貌不安、

穆氏所受默感載於書上者、註釋家某云、「諸經之中、惟古爾阿尼經字字皆天仙親口傳於穆氏者、此外討喇忒(母撒五經)及引支勒與先知各書、係由各人心中所受默感後、自行揣摩、方始著出者、」由此以觀、可知古爾阿尼經、以穆氏爲客觀、蘇臘小經以穆氏爲主觀、但蘇臘雖與古爾阿尼有別、而回教中之普通回民、亦重視之、總之吾人欲知穆氏感動人之力由何而來、當知穆氏所得默感之主觀與客觀二經、皆爲回教人民信仰甚深、遵守而行之規則也、

第四章 傳道之發軔

穆氏得真宰之感動，欲藉默示之言以警衆，是時穆氏年約四十四，先傳授於親屬數家，首次信從者爲赫底徹，古時著作家言曰，「赫底徹首先信仰真宰之大先知穆罕默德，又信穆罕默德所受之默感，因之穆氏夫婦同志，苟遇外人反對者，真宰即感動其妻以言安慰之，且穆氏在外遇險歸，赫底徹務使其心安，曰，我甚信汝，反對者奚爲耶，」赫底徹外，又有其從弟爾里亦信之，爾里現年十三四，某次見穆氏夫婦敬拜，初頗奇之，因敬拜無偶像，適與本處拜偶像之俗不同，於是詰問穆氏所拜者何，穆氏曰，拜最高之真宰，汝當信此獨一無二之真宰也，爾里從之，及至成年，爲最有熱心之教徒，後更繼續回教裏納業即教士第四次之位，現在世界回教人對於爾里之名尤尊敬焉，又有賽爾弟

之弟

者、本爲穆氏養子、亦服從穆氏之道、更如穆氏族弟額補白克爾較穆氏少三歲、務商業、性忠厚、其人聰穎而多智、愛行慈善事、亦與穆氏表同情、其補助於穆氏者不少、故穆氏重之賴之、及穆氏逝世、衆人舉之爲冢納葬、當是時、額氏雖熱心勸人、但運以智慧、暗中物色外人之謹言者傳授之、按穆氏敬拜之法、初時奉行者得數人、除以上親屬信道者外、如歐思茫、杯爾、脫理合、歐士馬、穆查合、等、此數人各就其親屬以傳佈、未幾傳佈愈開、旋得四十人焉、內有奴僕不自由人、有自由人、穆氏默思真宰警戒衆人之命、不得不宣佈道旨於衆人、名其道曰『以實拉目』、譯即信服真宰之意、且各事無不聽從、維持獨一尊貴無與比倫之真宰、穆氏嫉惡一切偶像、勸化阿爾壁人、回服易卜臘、欣之道、並勸人信有復活之說、及死後受審判、善人升天堂、惡人下地獄、諸報應、此即穆氏初傳道旨於衆人之大概情形也、

穆氏初傳道時、本地居民以爲無關緊要、惟古來氏族之不信者、及城內各他族痛惡之、穆氏在途、人咸指爲講說天堂事者、蓋戲謔之耳、及穆氏反對偶像、衆人遂怒不可遏、凌辱穆氏、逼迫門徒之事時時發見、因墨克居民特有克而白、以驕異域之民、故對於敬拜、專守舊法、此時穆氏鼓吹良心自由之主義、本地衆人則謂危險於克而白原來之敬拜法、定意絕滅新道、於是迫益加劇、信新道之人、遭厄者多、信道人苟有家族之庇護、則畧可避免、而在奴籍中之信道人、其受害又加甚焉、

被逼迫之人、有監禁者、有置於烈日下者、苟願背教則釋放、故背教者有之、惟一黑奴名畢喇勒、歷盡艱苦而不願背教、尙認真主獨一、其受逼迫時、恰值額補白克爾經過、見其忠心守道、乃以款贖回、蓋以畢氏爲誠實教友云、當逼迫時、穆氏安如磐石、因其叔父額卜他吏部爲穆氏護佑人、雖額氏未

信新道、然依家族之例、不得不爾、但穆氏傳道日久、外界之抵抗力日加、古來氏疏族人更不願聞復活之說、譏之曰、人已死、如何而活乎、且藐視將來審判之道、以及享天堂福、受地獄苦、諸說、以致穆氏初次傳道、欲人信仰、蓋亦難矣、穆氏反對偶像、城中民積不相容、蓋畏新教漸次推廣、城中之權被其剝奪、於是愈加逼迫、穆氏與其同志不能在此安居、乃先令同志十餘人、乘船渡紅海至海北涉今名阿比西亞地方、此處有一從爾撒教之王、名南查爾、夙有仁風善政、接待穆民同志、俾得安居、此爲穆氏傳教之第五年也、

第五章 因傳道受逼迫

穆氏同志人避居海北涉約三月、而穆氏未去、該同志人聞墨克人民將順從新道、乃返墨克、其最相和好之事列下、

穆氏在墨克時、有一日、道出克而白不遠地方、遇城內董事數人相聚、穆氏前往接談曰、吾受真宰之默感、真宰實獨一無二者、惟墨克城中有古昔遺下著名三神、可代吾人所求於真宰、該董事聞之、即曰、真宰吾亦信仰、汝現云古神尚有用、吾等心亦安、於是均行敬拜之禮、未幾、穆氏自揣失言、頗有悔心、乃自爲彌縫、又謂所敬之神不過爲古時傳來之空名、仍不足恃、古來氏族不信道者聞之、又怒、旋即發生逼迫、較前尤烈、從此穆氏終身反對偶像、堅決不搖、如古爾阿尼經有言曰、「汝之偶像、係屬空虛、絲毫無權、即所食之棗皮、亦無權管理、汝若求之偶像、亦不能聽汝之所求、設聽汝求、亦不諾、汝至審判日、偶像亦不承認汝之敬拜、」見古爾阿尼經三十五章

由是逼迫愈烈、信道之人、復避至海北涉、海北涉人優待之、以爲爾撒教

與穆氏之教

中華同教

曰根本相同耳、此次來避居者、總數約百人、古來氏族不信

道者、恐其在外圖謀、殘害墨克居民、乃派人赴海北涉求該地國王驅逐回教信徒返本國、王不允、是時穆氏仍居墨克、而亦受異常之危險、古來氏疏族董首大怒、會晤額卜他吏部曰、汝姪毀我神、謗我等、且指斥我先人均洗淪、汝當爲我等昭雪、或自行懲罰、或汝與汝姪分離、將其交出、由我等懲罰、均聽汝自裁、額卜他吏部以善言和解、俾衆怒消除、衆人亦遂暫置之、未幾、強迫又發生、衆人曰、汝或約束汝姪、不以言辱我等、汝抑或自從汝姪之教、俾我等籌對待之法、額卜他吏部聞之、心滋不安、於是命穆氏來前、自言身在兩難、爾可自衛之、免累我爲、穆氏曰、我得真宰默感、不得已、必使真道彰明、我願以身殉道、雖死何畏、言訖、出門外、額卜他吏部大哭曰、我兄之子乎、爾返、爾現在既受默感、可安心任爾所言、我指克而白神宣誓、爾我決不棄絕也、額卜他吏部復向衆人調處、衆怒亦暫解、蓋以額卜他吏部繼承其兄位、衆

人雖惡穆氏、而不敢公然陷害、

穆氏傳道第六年中、從教者有墨克著名人二、一罕木薩、一歐墨爾、罕木薩爲穆氏叔、其未從教之先、聞他人毀穆氏、家族之情發現、因而重責毀穆氏者、未幾、亦信從其教、歐墨爾向持反對主義、彼仇視穆氏者恒舉歐氏以殺穆氏、歐墨爾之妹與其夫先從新教、某日、歐墨爾至妹家、見妹與其夫口誦新經、歐氏大怒、掌妹頰以致血出、歐氏見妹流血、悔之、怒解、命妹將新經與閱、歐氏閱新經語義稱善、由妹介紹見穆氏、願爲門下士、穆氏優禮接之、謝真宰移易其舊性、按罕木薩與歐墨爾、皆當地貴胄、具有勢力、回教得此人、與有榮施焉、且前之所顧忌者、今則無所顧忌、彰明以行教規、儼然在克而白院內周行、古來氏疏族懼之、謀迫新教、但穆氏親族哈申戶各人、無論信新道與否、均以保護穆氏爲主義、其親族中僅有穆氏叔厄卜勒害卜一人反對、古來

氏疏族同議、與哈申戶親族斷絕往來、立約蓋印、懸諸克而白、以示不變之意、約內禁止不與哈申戶通婚姻、論商務、哈申戶各家先本散居城中、迨後聯絡一氣、居於一區、該區接近額卜他吏部之宅、區門設有關閉之具、俾與大衆有別、哈申戶親族聚集一區、免受疏族他人之凌辱、然亦殊感不便、蓋購買貨物、爲家常日用所必需、今既斷絕交涉、其不便爲何如乎、惟每年至香會月份、遠方人羣集於此、市中亦頗繁盛、古來氏疏族、與哈申戶親族、暫時解除嫌怨、和平相待、於是哈申戶各家、乘此良時、自由往來、穆氏亦於斯時出外傳道、俾遠方來賓知有新道之可信、而叔父厄卜勒害卜夙持反對主義、現則值得穆氏出外、躡蹤於後、以冀破壞其言論、使衆人知穆氏爲僞言、爲背舊教、而不信其所傳佈、故外來之人對於穆氏曰、汝親屬尙不之信、我輩外人又奚信耶、穆氏聞而憂甚、以爲阻力過重也、

哈申戶各人、與衆人離居、已屆三載、衆疏族中亦有體恤其苦情者、然欲求一和睦之法而不可得、迨後有人告穆氏、謂疏族所立之約、懸於聖所者、爲蠹所蝕、額卜他吏部親赴克而白調查、果然、適古來氏族董在所、額氏責以絕交已久、實不以人道待我等、致令族中應有之規例不能舉行、且將社交斷絕云云、該族董中有人夙不滿意於絕交之策、今聞額氏言、故有五人起立曰、舊約當取消、於是退而易軍服、持軍器、向區前呼令區中人出、區中人遂得安歸、該五人所以着軍服、持軍器者、蓋示抵制反對者之意、此事在穆氏傳道之第十年也、

教務景象、現在尙無大礙、惟其時家庭中發現大故、即穆氏德配赫底傲因病逝世、赫底傲對於穆氏忠厚而純良、補助其夫不少、穆氏以一介寒素、頓變爲殷實華靡、所與交遊者皆城中貴胄及明達之流、無非依赫底傲力以成全之、

且赫底徹信穆氏所得默感、無怪穆氏特別重視也、是時雖人已云亡、而思念之殷、無或底止。卽後人亦想慕其徽音、今則回教人赴天方朝哈指即朝覲者、均至墨克城外、憑弔古墓以誌景仰、嗣後額卜他吏部亦病卒、其人雖終身不從回教、然爲穆氏誠篤之護佑人、鍾愛穆氏之心無時或已、當新教受逼時、額卜他吏部願與姪同艱苦、洵屬難能可貴、雖對於默感不甚信、而信穆氏爲無欺、可斷言也、故與穆氏相處四十年無隔閡、及至去世、穆氏送殯、啼泗最哀、未幾、四面楚歌又起、雖親族中亦有保護穆氏者、然必限制其自由傳道、故穆氏不能耐、遷居它邑府以避之、兼傳新教於居民、該處距克墨約二百里、借去者爲薩爾弟、但它邑府人民夙仰多神教、崇拜偶像、不願易他教、逾十日、人民辭起、以石擊穆氏、流血致傷、穆賽二氏乃遷至鄉間名森林地方之葡萄園、此園係古來氏族二股實所築、園主憐穆賽二氏、以葡萄一整餉之、二氏禱告、購

畢、擬返墨克、途經納黑勒、卽止、寄信墨克城政治領袖、請認真保護、該政治領袖拒之、穆氏乃轉求疏族中前以釋放區中人爲責任之五人出而匡救、中有領袖穆士安允之、率同贊成人共持軍器、前往保護、故穆賽二氏始得過歸、卽赴克而白玄石前、以口接石、然後返家、

穆氏居家未久、擬續娶、聘定者名鎮德、卽已信道而逃至海北涉者之妻、其夫死、中年寡居、故再嫁、是時距赫底徹死期僅三月、又定額補白克爾之女阿以涉爲妻、年六歲、穆氏悅之、阿以涉方童年、因夢、亦願配穆氏、相約展緩三年成婚、迨後阿以涉爲穆氏所最鍾愛、因其別具精幹與勤慎也、穆氏居墨克、不及前時之富饒、蓋緣在區受逼迫時費用浩繁、以致中落耳、

遇香會時、遠來人多、穆氏熱心傳道於來賓之中、有數人爲默底納人、特與語、並請其留心聽道、數人亦樂從之、蓋以其族爲黑子爾直、其道似與朱乎

得教相近耳、穆氏告以前所歷之艱苦、並云、若往默底納傳道、爾能保護我乎、數人答曰、爾之道吾僂樂聞之、惟敝處正與教士族有齟齬、一時不敢承教、不如待吾僂返家、視覺端平靖與否再議、試以一年後爲準、穆氏聞之、心有希望、以爲傳道之基礎或建樹於默底納地方、

第六章 遷居之預備

次年、自默底納赴墨克者有十二人、係教士族與黑子爾直族著名人、因暫時調和、同來會晤穆氏者、自言信從新教、並宣誓詞、畧云、『除獨一真宰外、不拜他神、不偷竊、不姦淫、不因獻祭而殺子女、不毀謗他人名譽、不違背大先知正義之命令、』穆氏答曰、苟能如此忠心、我憑真宰應許爾等將來必至樂園、此等宣誓詞、回教名曰『爾尙白首先之宣誓』、因大衆聚集之地爲爾

眩白、故名之、厥後於此地建清真寺、一所以誌紀念、默底納信徒各回本地、宣傳新教、約以次年報告傳道事務、未幾、默底納居民、各按戶口有人信道、於是寄信至穆氏處、請派教士一人能講其所受默感之道者以引導信道人、穆氏乃派一少年赴默底納、抵境、見該處信徒已定禮拜規則、雖信道人多、而二族紛爭之釁仍時有之、故各在一處禮拜、如不相涉者、穆氏派來之少年教士設法勸和、於是乃集合以成爲一團、默底納之新教日有起色矣、

穆氏在墨克又得默感、加增古爾阿尼經、城中人譏之、而不受其教、次年、默底納信徒又來墨克報告、此次來者、計男子七十人、女子二人、約集聚於爾眩白、夜間、穆氏同其嫡叔古來氏長爾巴士赴會、爾巴士雖尙未信教、然亦助穆氏以勸衆人、穆氏講道之餘、諭令再發誓言、認真爲穆氏之保護人、此爲爾眩白第二次之宣誓、詳情列下、

穆氏曰：「爾等宜誓保護我身，如保護爾等之妻與子。」信徒中有一領袖曰：「我憑真宰作證，保護汝如保護自身。」又有一信徒曰：「真宰之使者乎，我等家中舊習慣，舊交際，現在已斷絕，原因於汝，尙期依賴真宰，助我獲勝，及至後日，汝是否離我而返本鄉乎？」穆氏答曰：「汝之血，卽爲我之血，汝流血，我亦流血，汝屬我，我亦屬汝，汝仇何人，我亦仇何人，汝愛何人，我亦愛何人。」由是二次之誓言遂告成矣。

未久，穆氏命墨克信徒曰：汝等宜退避於墨底納，尙可獲佑於該處之人民也。此次信徒家屬計一百五十人，於兩月中漸次遷於墨底納，墨克人民，見信徒退出境外，心大不安，頗生疑忌，以爲若輩將從異地圖報復。此時穆氏與額補白克爾尙留墨克，古來氏疏族人及親族厄卜勒害卜，約衆聚會，議處置穆氏之法，有謂殺之者，有謂逐之者，有謂禁錮之者，辦法未決，先遣代表會穆

氏、及至其家、而穆氏與額氏已於夜間從窗門而逃出、蓋早聞外間之謀耳、額氏預備健足之駱駝出城、行二三句鐘之路程、至一山洞內避之、城內人四處尋覓而未得、額氏侍者潛送食物於洞內、住此三日、至第四日晚出洞、乘駱行、有前導者一人、侍者一人、及穆氏額氏共四人、下山向海濱行時、當西曆六千二百二十二年夏季、此穆氏出亡之日、即爲回教紀元之始、又名遷都元年、行至次曉方止、穆氏見牧畜人一羣與鬻婦一人、該鬻婦坐於帳幕口、設食物以餉穆氏等、日傍晚、又起行、如是者三夜、至第三日、又與商人一羣遇、內有少年係額氏之戚、名塔納、由素爾雅尼經商返家、其人亦募新道、既與穆氏等晤面、悅之、遂啟筭取衣、給穆氏等更換、且云、經過默底納時、該處信徒望如雲霓、穆氏聞之、乃與衆商人握別、直向默底納而去、

穆氏出亡已數日、其養子爾里始由墨克起程、踴躍而至、達到同行之日

的、惟穆氏與額氏眷屬尙留墨克、幸墨克尙有親屬爲之保護、城中仇視新教者、見穆氏已去、怒亦消釋、故穆氏在墨克傳道之事從此終矣、

第七章 遷居之實現

默底納在墨克正北、較墨克距海尤遠、從墨克至默底納當遵陸登山、行數千尺、卽抵其境、查默底納之位置、周圍傍山、城在山間之低窪處、雨較墨克多、溼汽較墨克重、氣候較墨克冷、城外有花木、有溪、有井、居民多種棗、更建花園以資玩賞、

穆氏未抵默底納之先、城中人備歡迎會、然第知墨克起行之期、而不知其在洞內避居已三日、故計算抵境之期已過、衆人疑之、及穆氏抵默底納城外之鄉鎮可把、可把人民先在屋頂瞭望、見穆氏已到、多來迎迓、穆氏兼程進、故

僅以八日卽到、否則尙需時日也、穆氏寓可把四日、四鄉信道人以禮來謁、穆氏答禮、慰以溫語、該處人民特乘穆氏在此、動工修築第一清真寺、穆氏現定西曆下星期五、乘駱往默底納城、入城時、隨從人衆、當未入城時、卽止步、行禮拜、從此回教以星期五爲主媽爾、禮拜畢、又前行、迎者如堵、城中各族長服軍服歡迎、具有爭先之意、蓋心中挾有夙忿、各以穆氏先至其家爲榮、穆氏知之、倘苟且下駱、則輕此重彼、乃曰、由駱自止、我卽下之、衆謂然、駱行至空曠處、卽跪、穆氏下、其地附近額通部府家、通氏亦前赴墨克宜誓之一人、穆氏入其家、他人饋食以餉穆氏、穆氏居是處凡七閱月、

穆氏欲購駱駝駐足之地、以築清真寺爲紀念、該處地曠、有棗樹林、有古人墓、向爲拴繫牲畜之場、購地旣成、由額補白克爾備價、卽時興工、寺內兩旁築住宅、地之不平者使平、樹根砍除之、古墓骸骨遷徙之、至於墨克眷屬、

則派人迎迓之、以賽爾弟充是職、及至墨克、居民不加禁阻、故穆氏額氏兩家屬均移至默底納、穆氏長女不願移家、二女已先與其夫由非洲海北涉轉赴默底納、三女現與其夫離異、其夫爲厄卜、勒害卜之子、惟尙與其翁厄卜同居、四女未字人、名法士默、於是三女及四女隨同鎖德與阿以涉同赴默底納、而賽爾弟實任保護之力、

默底納回教人各盡心力修築清真寺、穆氏亦手助之、立基之時、口唱讚美真宰詩、此地點上、今日已建築一大清真寺、寺之初基、不甚恢宏、內有庭院、每方一百餘尺、牆垣以石砌成、屋梁以棗木爲之、頂蓋即係棗樹之枝葉、其禮拜時、朝向東北耶路撒冷、穆氏領衆禮拜時、背向衆人、面向耶路撒冷、禮拜畢、轉身講道、俾衆聞之、庭院兩旁各有住宅數間、一旁爲穆氏之妻孥住之、一旁爲額補白克爾及同人之眷屬住之、

穆罕默德之清真寺、雖不寬廣、不華美、而回教人均重視之、因係穆氏躬親禮拜處、又爲每日公同禮拜發起地、穆氏自立教會亦由此寺開始、又或商議布道事、或遠方來賓會晤接待、均由此寺着手、此寺幾爲穆氏之辦公所、且穆氏歿於斯、葬於斯、寺房修築期需七月、鎖德入寺居住後、未幾、穆氏即與阿以涉成婚、阿以涉時年不過十歲、其父以玩具賂之、穆氏時與同玩、查阿以涉體健而多智、貌美而善言、頗爲穆氏所寵、迨後穆氏雖有續娶、而不及阿以涉之隆幸也。

第八章 默底納人民之傾向

穆氏初入默底納、通城人民均歡迎之、未幾、漸致意見不能一致、新教對於城內人分四等、一等名爲因道避難者又名遜士、蓋墨克信徒與穆氏同受逼迫、避

往默底納時、受如何艱苦、此等人、教中視為特別貴重者、且與穆氏結密切之感情、其視穆氏為先知、又視穆氏為一切事務之領袖、第二等人名為與道有輔助者又名輔士、即默底納之首先信仰新教者、當穆氏未遷居之先、即服從穆氏而信其教、雖未受墨克人之困難、然在爾肱白兩次宣誓、亦具冒險而行之性質、教中不得不尊重其人、第三等人即默底納人民先曾贊成穆氏來境、既而對於穆氏雖未反對、然亦不熱心信教、故名之為有名無實者、第四等人則為朱乎得教民、按穆氏先亦承認舊約聖經為實在、故初行禮拜之規、與朱乎得教禮拜之規大同而小異、其朝拜之至聖所又名清淨室、原向耶路撒冷城、此與朱乎得教相同之處、穆氏初至默底納時、即與朱乎得教民約以互相輔助、故兩教初甚和睦、同幾、朱乎得教見回教有不相融洽處、於是取消成約、各行其是、穆氏欲吸收朱乎得教為回教、至與朱乎得教分離、於是古爾阿尼經有數章痛責朱乎得教民、

日久兩教隔閡愈深、而仇視之見且愈久而愈不可止、

回教在默底納成立、信教人日日所行之事、頗與道理有關、每日行禮拜五次、清真寺附近信徒、入寺禮拜、即居清真寺較遠者、亦必於一定之時就地以行禮拜、穆氏曰、人苟誠心、無論何地、無論羣居與個人、其所行之禮拜、均有實效、穆氏平日親領禮拜、至主媽爾、特別勸大衆公同入寺、但主媽爾雖爲禮拜日、准於禮拜畢後各行其執業、與朱乎得教嚴守聖日禁行各項事務迥異、回教初行禮拜時、有朱乎得教人與爾撒教人間入清真寺禮拜、因此時教未分別、至穆氏入默底納一年半之久、朱乎得教人忽然分離、再不向清真寺同行禮拜、按穆氏前行禮拜、面向耶路撒冷、故朱乎得教人悅之、後因他事漸起紛爭、朱乎得教人譏穆氏新教不過從老教襲取而來、且借用聖城致敬、穆氏聞之不悅、既而曰、我得真宰默感、再不向耶路撒冷朝拜、改向墨克聖所克而白朝

拜、穆氏對禮拜衆人曰、當向墨克聖所克而白朝拜、言畢、卽轉身以背對耶路撒冷、衆人亦隨從改之、面向墨克、從此以後、回教不復以耶路撒冷爲朝拜之至聖所、而以墨克之克而白爲至聖所也、且回教尙有與朱乎得教相同之規、穆氏間舍棄之、朱乎得教人因之忿怒、責備穆氏、謂舍真宰獨一無二之聖殿、而朝拜有偶像之廟宇也、穆氏聞之、亦不與較、以爲我得默感、改良朝拜之規、原奉真宰命令、何不可乎、

當時穆氏擬以何法呼喚信徒、爲作公同禮拜之法、或謂朱乎得教吹筒之法可用、或謂爾撒教扣鐘之法可用、但穆氏兩無所取、此時有一信徒曰、我在異象之中、見一天仙傳授良法、宜派人口呼「安拉乎額克白、真宰惟一、真宰至大、穆罕默德乃其使者、勸衆人均來禮拜、均來護教、除真宰外無他神、」穆氏聞之、贊成口呼之法、命黑僕於每行禮拜時、在寺外呼喚、遵從天仙之言而

行、黑僕於是輒登高原、每日辰刻大聲呼喚同人禮拜、末後黑僕自增一語曰、『禮拜較安眠尤妙』、但此句惟辰時呼喚增入之、他時則不然、其喚人禮拜、一日五次、由此推至今日、計一千三百餘年之久、凡信從回教之地方皆以呼喚禮拜爲定法也、

穆氏此時、又發起每年有一通月爲勒克墨藏大齋之期、此月之中、由日出至日入、全日之內、無論男女老幼、禁止飲食及一切情慾之事、若患病及旅客或可通融、除此二等外、苟不嚴守勒墨藏、則加以懲罰、穆氏始行勒墨藏之期、在冬季、阿爾壁人以月計曆、故每年相差十一日、輪流周轉、愈差愈多、致令勒墨藏節期、有時推至夏季行之、赤道回民、不以爲苦、按勒墨藏之宗旨、具有克己之意、然日落仍隨意飲食及他事、其日間齋戒之益、恐難完全有效、更有一獻祭節期、古時墨克香會、每年敬拜之人、呈獻祭物於克而白、

穆氏等至默底納之第一年、未行獻祭之禮、迨後定一獻祭節、其獻祭時、穆氏宰殺二羊、一爲教親獻、一爲自己與家人獻、此規爲朱乎得教所行之規、初行禮拜時、穆氏領衆禮拜、常依傍殿中木柱、此木柱爲修寺時所豎立、有一日、禮拜時久、有一教親見穆氏勞頓、承任造一講壇或曰論壇、與爾撒教講壇同、故穆氏悅之、講壇修起、壇上有椅、升梯三級、壇之位置在殿之南方、而朝向北方、講壇修好、遂將以前之木柱埋於講壇下、以示鄭重之意、

主媽爾行禮拜之式、穆氏登壇向大衆請安、略爲靜坐、俟黑僕呼喚語畢、穆氏乃下壇立於壇前、背向衆人、伏地向克而白朝拜、衆人隨之、禮拜畢、穆氏再登講壇教誡衆人、其教誡時、頗具熱忱、以手舞之、言畢、大衆口稱阿曼與阿們、平時穆氏領禮拜、身着常服、至主媽爾及節期、則着特別禮服、

同教各教親視殿中講壇爲尊貴、若有要事、當依講壇宣誓、穆氏曰、若有

人依禮宣誓、不可於誓後妄行改言、若改誓言、死後靈魂受罰、

穆氏平日生活節儉、每續娶一妻、僅於院傍築造一小房間、且房宇並不華美、牆垣以泥磚砌成、房內約方一丈三尺、房頂低矮、人苟立起、可以手探之、房外有小廊、惟阿以涉之房外、有特別室一間、係穆氏私自禮拜室、其房內器具、形式樸素、有柔軟獸皮褥、內盛櫻絲、初時僅用男僕一人、家內雜事由其料理、該男僕之母亦代穆氏各妻服勞、穆氏習慣儉樸、故與其妻同處、無所謂不安也、

第九章 教中人攻擊墨克人之初步

穆氏自墨克避難於默底納之後、數月以來、墨克與默底納兩城人民未有爭鬪之事、古來氏疏族、對於新教、亦不加害、穆氏在默底納急於建築寺院、

無暇顧慮前隙、迨眷屬移往默底納、時至冬季、而墨克商買運貨出售、即在斯時、該商買若赴素爾雅尼、中間須經過默底納地點、商買皆結隊而行、並有護送兵役、匪人以貨物價值貴重、冒險以行劫掠、默底納人聞墨克商買過境、即行侵佔之計、阿爾璧一帶地方從古以來途中時有強掠、穆氏以古時俗尙未加旅行甚爲不安可知強掠非自穆氏時代始禁止、教中人間有沿襲者、是時有墨克回來之避難人、三次出發、特手持白旗、每次不過五十人、因人數少、不及制商買、次年、穆氏出巡無所獲、墨克商買聞之、以教中人爲此報仇舉動、乃嚴爲戒備、本年冬季、又派教中密友八人出外、前赴墨克道、首領即阿布達納、並密授命令書、飭其在途揭閱、及至途揭閱、始知內云往拿克拉道埋伏、俟古來氏族商人過境攻擊之、八人乃遵命、未幾、有駱駝一羣、負載葡萄乾、酒、獸皮、等物、古來氏族商買四人護送之、該商人見阿布達納等即驚慌止步、查阿爾璧規俗、每年有一月爲聖

月、無論何處人、隨意出門赴敬神之會、約定此月內不可因事戰鬪、阿布達納等與古來氏族商賈相遇、即爲聖月末日、阿布達納等頗覺爲難、以爲今日攻擊之則犯舊規、明日攻擊之則漏商人、正躊躇間、忽有八人中之一人、以箭射中一商人、死之、即時侵佔貨物、商賈脫去一人、餘二商人、被墨底納八人迫往墨底納、穆氏見之不悅、因未命於聖月中犯規而竟犯規、故不肯收受貨物、城內人民亦加責斥、此八人者因之抑鬱不樂、閱數日、穆氏又得真宰默感、謂在聖月戰鬪、實爲背謬、然彼不服真宰、而驅逐服從真宰之人、其罪更大見古

爾阿尼經第二章、穆氏言至此、故不深責其犯規、後有從墨克來者、備價贖二商人、墨底納人准之、雖然、以上所紀之事實、按之阿爾璧慣例、人既殺人、則以殺相報、拿克拉出有侵奪殘殺之事、其影響於將來者不少、故墨克人常有報仇之心焉、

穆氏對同教人流露攻訐外教人之意，故古爾阿尼經卽有此旨曰：「誠實信
道者，我今有一好消息報告，卽真宰允准帶可用之軍器，攻擊虐待爾等，及驅
逐爾等於家外者，爾等被虐待被驅逐之故，卽因爾等謂真宰係我等之真宰」
見古爾阿尼、又云、『應戰至拜偶像之事滅盡，只餘真宰之教而後已，惟爭戰
經二十二章』
恐非爾等所樂爲，然亦真宰所命，爾等之所惡者，卽有益於爾等，爾等之所愛
者，恐有損於爾等，真宰知之，爾等不知耳」見古爾阿尼、此皆穆氏對同教人所
言，自茲以往，默底納人遵從其訓，洵非注意於人之財物，實有護衛真道之
心，并爲受冤抑者謀報復也、

第十章 百得里之戰

回教紀元之第二年，有一墨克之商，名額卜蘇福揚，帶領商人一隊，由素

爾雅尼售貨畢、就地販貨返墨克、道經默底納地點、穆氏與其人偵知、謀定要之於道以洩忿、更預與鄉人同謀、約其贊助、惟謀洩於外、額卜蘇福揚知之、甚恐、遣人速告墨克人民求救、俾早出發以圖抵制其暴行、

穆氏對教中人曰、古來氏族商人、將經過於此、我等要之於道、真宰將以其貨物賜我等也、衆人聞之、亦表同意、於是出發者共計三百零五人、有遷士八十人、餘悉爲默底納城民、隨帶馬二匹、駱駝七十頭、迭相乘騎、先命偵探前往、然墨克商人聞風已改道而行、安穩經過默底納、又派人赴墨克阻止救援隊出發、但墨克人民自得首次告急信函、知回教中人擬定攻擊墨克商賈、乃大震怒曰、穆罕默德又將演出拿克拉之行爲、我等何得隱忍、於是約集衆人攜帶軍器、直向百得里地方行走、意在抵制回教中人、不意行至途中、適與額卜蘇福揚所派遣之第二次使者遇、始知墨克商人已經出險、不必前往救援、衆人

既接此阻止出發之信、乃合集商議或前進或退歸之辦法、議既決、乃曰、我等苟由此退歸、彼敵視我者、必謂我等有懼怯之心、不如仍前進行、以示勇敢、故衆人在此停頓三日、聽候接戰、藉報拿克拉殺人之仇、

穆氏與其同人亦往百得里進行、意欲窺伺墨克之商賈、至第五日、將近百得里地方、聞墨克派來人多、以救途中之商賈、故與同人停止進行、商議應否攻擊、衆謂既已至此、仍當奮進、穆氏允之、並求真宰祝福、敵敗而我勝也、

將近百得里、穆氏乃派爾里前導、見墨克來二人、在井畔汲水、爾里即拘捕之、嚴訊敵軍數共若干、被拘者曰、約一千人、觀此、則是較穆氏多三倍、

回教中人自知難於抵抗、先以爲僅係商人、而不知有特別軍隊、不易制也、然穆氏亦不肯退回、遂備作戰計畫、尋覓水井傍以安其營、至夜寢晨興、穆氏檢查人數、分爲三隊、每隊派一領袖、古來氏族自相嫉視、且有怯戰者、意謂敵

人膽壯、我雖勝而不能免死、不如緩戰之爲妙、然有以緩戰爲不然者、自由前進、穆氏見敵衆我寡、乃退至帳棚中祈求曰、真宰、我軍敗、則拜偶像之風必盛、拜真宰之禮必衰、額補白克爾曰、真宰必助我軍以制勝、

穆氏祈求畢、出棚、此時敵人已相迫近、穆氏命衆人曰、我呼戰則戰、於是古來氏族中有三人出、辱罵回教中人曰、爾等當派出三人與我角鬪、回教人中有躍躍欲試者、穆氏力止之、更命其戚三人出與對抗、當將古來氏族三人毆斃、古來氏族衆見三勇士斃、心滋懼、至接戰、回教以三百人而勝古來氏千人、此千人中死四十九人、被掠者四五十人、穆氏之軍死十四人而已、查墨克死士中有數人爲著名領袖、厄卜折害卜亦與焉、厄氏戰傷而氣未絕、有易卜尼者、拔劍斬首、以送於穆氏之足前、穆氏曰、餽此人之首、較餽阿爾璧極有價值之駱駝爲重、

回教中人乃掘一大穴、將所殺各仇敵埋之、並收其遺棄之物、更帶回同教陣亡及受傷者赴默底納、途間紛爭戰勝品、穆氏曰、我得上天默感、戰勝品均應屬真宰及真宰之使者、爾等當敬畏真宰、順從使者分派、於是將戰勝品公分衆人。衆無言、穆氏得厄卜折害卜之良駝及長刀、旋又出一論云、所得戰勝品、以五分之一歸真宰與使者也、嗣後所獲戰勝品、仍以此法支配、

穆氏於戰地遣派賽爾弟乘駱駝將戰勝情形報告默底納城內人民、人民均悅之、次日、穆氏返城、人民皆歡迎、但穆氏家中發現不幸之事、蓋其次女盧執業患病身死、故其次婿歐思茫因照料病人、未曾隨衆出戰、

被掠之墨克人、皆繫其手腕、押解入默底納城、在途殺二人、或有謂宜悉數斬之者、或有謂不必急遽者、及入默底納、穆氏命城內人優待俘擄、苟有願從回教者、立即釋放、即不願從教者、亦當俟其友人備款贖去、

墨克人因此次戰敗、大爲羞忿、而表面仍無憂鬱之狀、內有額卜蘇福揚者、勸衆人不必爲死者哭、免被仇人聞之而誚我、請留爲後圖可耳、我誓不食油及與妻同宿、必雪此仇方已、此墨克人民報仇之大志願也、

第十一章 回教與朱乎得教之關係

百得里戰勝之後、使穆氏權力建立於默底納者愈固、故對於朱乎得教人及外教人、恆存抗拒之心、城中有一婦名二木娜、其人向從多神教、而善於吟詩、詩內譏諷曰、「穆氏方從墨克來、且殘殺其同族、據我土地、操縱事權、殊爲不合也、」此詩愈傳愈廣、通城之人知之、回教中人不悅、有一誓者名歐澆爾、與該婦人爲同族、現從回教、承任暗殺該婦人、故於某晚入該婦之室、以刃刺殺之、次早、在清真寺禮拜時、歐澆爾報告殺人之事、有何罪名乎、穆

氏曰、毀教者、固當誅、第教而後誅可也、二羊相觸、其能免於後報乎、旋對衆人曰、爾等觀歐涇爾、既助真宰、又助真宰之使者云云、歐涇爾返家、途遇該婦之親屬、親屬疑其爲殺該婦之人、而未敢遽信、乃曰、汝殺二木娜乎、歐涇爾直認不諱、又云、爾等若不改教、亦恐被殺、此案既出之後、未幾、又有殺人之案出現、係朱乎得教人名阿布阿法喀、其人亦善詩、反對穆氏、故穆氏忿怒、向衆人曰、誰可當驅滅反對者之任、旋有一教民、卽以刀刺殺阿布阿法喀、由是朱乎得教人膽寒、城外有一堡鎮、爲朱乎得教改尼閣族人所居、大都以製金銀器爲業、穆氏自向朱乎得教人勸諭、認己爲真宰之使者、朱乎得人均不允從、迨後堡內市鋪、因細微事故、以致兩教失和、先是回教人殺朱乎得教人、後由朱乎得教人殺回教人、城內回教人議報仇之法、穆氏率同人往攻、但朱乎得教人所居之堡不易攻破、以十五日之力尙不能奏效、朱乎得教人仰望

人來救、然鄉人懼之、咸不敢救、不得已、自開堡門求恩赦免、所有自出堡門者、悉爲回民束縛、將殺之、本地族長易卜尼不忍見此慘狀、故對穆氏求恩、穆氏初不允、族長迫求、穆氏乃允之、驅逐出境、往素爾雅尼、所有家產、不准帶去、以五分之一提出、餘由衆人分派、

閱數月、又出一事、有朱乎得人曰喀伯、回教初抵默底納時、亦曾同作禮拜、旋因穆氏改禮拜聖所之方向、喀伯不再入寺、喀伯係墨克詩家、爲百得里戰死者之哀詞、此外更鼓吹古來氏族人報仇、迨後返默底納城、亦以吟詩獲罪於回教人、穆氏怒、乃祈求真宰曰、求助我殲喀伯、此時有一青年教友起立曰、我願殺之、於是同志願者、又得四人、乃設一秘密法寄信、喀伯向之貸款、內云、以半夜赴君家交涉爲便、並願以軍器爲抵押品、查喀伯家居城外、穆氏送五人出城、及五人抵喀伯家、刺殺喀伯死之、迨返城、以喀伯首級擲於

穆氏足前、穆氏曰、我見汝等之容、可知已獲勝矣、汝等亦過勞耳、

城內朱乎得人被回教人所抵制者日甚、教中人不敢出外、後乃派遣代表會晤穆氏、責以回教中人時與反抗、頗不近情、並責以不宜刺殺喀伯、穆氏曰、苟喀伯之行爲、能如汝輩、則不得殺之、惟喀伯詩刺而言忍、不得不殺、汝等果如是、則是蹈喀伯之覆轍也、旋與朱乎得教代表立約、以期和睦、

未幾、墨克人額卜蘇福揚紀念百得里之役爲大辱、愈生報仇之志、乃帶土人二百名、擁至默底納城外相近處、強掠回教農民財物、殺戮回教農民若干名、事畢、卽退回、蓋恐城內回族知之、出城助戰也、額卜蘇福揚至此、可謂無負前之誓言矣、

墨克商民、因赴索爾雅尼、道阻不能行、更覓他途以行、以避默底納、但回教人偵得之、累次使人向另覓之途阻截、時當秋季、賽爾弟領百人、乘馬

去、攻墨克商、該商人之護送者匿避、遂掠其貨物及銀兩、更掠墨克人二名、帶回默底納、勸其信從回教以保生命、二人乃順教、

回教紀元之第三年、穆氏又娶一妻、名哈甫妮、爲歐墨爾之女、約二十歲、其前夫係回教、方病卒、穆氏現有三妻、阿以涉與哈甫妮互妒、然阿以涉之寵仍爲第一、穆氏在默底納所娶之妻、均無出、且長女之子女早夭、四女法士默年十七、嫁於養子爾里、第一年卽誕子、名哈參、第二年又誕子、名侯膠尼、此二子至長成時、均爲回教名人、

第十二章 吳侯的山之戰

回教紀元之第三年、又有戰鬪之事發生、前時白得里之戰、墨克人心中仍有報仇之念、故默底納謠言繁興、以爲墨克人將來攻、某日、穆氏接其叔父阿

巴斯由墨克寄來之祕書曰、有多數人由墨克起程、攻擊默底納、

墨克人欲報前仇、約集鄉間牧畜者以助之、共計三千人、以七百人着戰甲、二百人乘馬、餘悉乘駱駝、同行者有十五婦人、該婦人等因其親屬前在百得里被殺、故此次出戰以報洗冤、持手鼓以勵墨克之軍隊、婦人中有額卜蘇福揚之妻、其父前在百得里陣亡、此次特雇黑種勇士同行、以殺殺父之韓澤薩、墨克軍隊向默底納前行、穆氏已預派偵探出外、默底納鄉間人皆退避、城內衆人視穆氏爲本城之領袖、常保護此城、穆氏之意、以爲我等應堅守城垣、不得出外、年長者亦表同意、乃約集鄉人嚴與保護、但此種主義、青年好戰之士不以爲然、以爲安坐危城、俾敵人掠其鄉人之財物、恐阿爾壁通國人笑我懦、此不可也、宜出城攻之、如前日百得里之戰一鼓而成擒耳、於是急求出城抵禦、穆氏未便遏其氣、至主媽爾禮拜畢、穆氏在清真寺演說以鼓勵衆人曰、爾等若

大膽進行、真宰仍許爾以獲勝云云、穆氏自着戰甲、佩長刀、分軍人列爲三隊、一隊各給一旗、穆氏自乘馬往吳侯的山進行、在途遇有一隊來助者、穆氏問爲誰、答曰、易卜尼之友朱乎得教人、今特來助戰耳、穆氏曰、今日之戰、係攻多神教人、不得求外教人相助、乃拒之、

吳侯的山下平原間駐軍、望見墨克人隊伍、惟默底納軍隊、總數僅千人、不及敵軍之多、然亦無所畏懼、晨起禮拜、黑僕呼衆跪、此時易卜尼因穆氏拒友之助、心滋不悅、故將軍隊總數千人中所加入之三百人撤退、歸默底納、故穆氏僅七百人出戰、敵人且四倍之、墨克敵軍對壘、助戰之婦前導、擊手鼓、唱軍歌、開戰時、婦退陣後、按古時戰法、兩大敵陣之中間、各派數人先出角鬪、此次角鬪、回教人得勝較多、迨後開大戰、回教人雄於膽、墨克人暫退、回教人乃追逐至墨克人軍營、見其輜重、即行強掠、是時回教人戰鬪之心稍

殺、墨克軍人乘間抵隙、轉身以攻之、大破默底納軍隊、回教人逃逸、額卜蘇飛揚之妻、所雇黑種勇士、以矛頭刺殺韓澤薩、穆氏見本軍潰退、猶令衆人轉身抵禦、是時有一石擲傷穆氏面部、落齒數枚、穆氏仆於地、或謂穆氏薨、實則一時暈倒、旋即起立、侍衛者扶之至山洞中暫避、以水洗傷痕、當洗滌時、穆氏曰、使眞宰之使者傷、烏得而興盛、願眞宰罰之云云、旋與同人登山、則見墨克軍隊駐守平原、墨克聞所傳穆氏死耗、信之、遍覓穆氏尸骸、然卒不獲見、

墨克人獲勝、已志得意滿、不再追求、凱旋墨克、穆氏等下山坡、入平原、查點本軍死者傷者之數、死者計七十人、墨克人死者僅二十名、穆氏見韓澤薩之腹破裂、大爲悲痛、曰、眞宰倘佑我教同人再有獲勝之日、吾豈無以報之哉、

戰敗之耗、傳至默底納、默底納男女出赴戰場、調護已受傷者、收檢已被殺者、穆氏女法士默亦至、療治其面部之瘡痕、但傷勢沉重、需一月方能痊愈、韓澤薩之姊問我弟何在、穆氏導引至尸前審視、其姊大哭、法士默亦哭、穆氏又安慰其被殺親屬之各婦女曰、死者已往真宰之樂園矣、於是築墓以安窆、嗣後回教人以吳侯的山爲著名所在、穆氏每年親赴墓地一次、以誌紀念、並祈求真宰以呵護也、城內居民、日後因事經過、亦誌紀念詞曰、願爾等平安矣、由是死者名譽日隆、稱之爲殉道者、

埋葬後、衆人返默底納、將受傷者昇回城內、餘則偕穆氏赴清真寺行晚禮拜、城內人通夜無一歡樂聲、然猶懼墨克人再來尋覓、次日、穆氏命同人復出追逐墨克人、已則乘騎前導、行二三日、未見墨克大隊、僅遇墨克人之落後者數人、回教人手刃之、以洩前日之積忿、旣而收隊返默底納城、以資安歇、穆

氏返城時、對衆宣告曰、古來氏族人、不得重整旗鼓、再與我輩一戰、我輩奮勇直前、不轉瞬間、即從其手中奪取聖域矣、此後穆氏於古爾阿尼經撰一章云、爾等不必謂爲眞宰而戕身者已死、實則尙生存、有眞宰撫佑之、且蒙眞宰恩寵、不受驚恐、不有憂慮、

第十三章 勒令納祖爾族出境

墨克人戰勝穆氏、歡呼而返城、額卜蘇飛揚先至克而白、敬謝偶像之庇護、旋即薙髮返家、以爲前所宣誓、今已照誓而行、至此可以破戒、墨克人亦再無往攻默底納之思想也、惟默底納鄉氓及牧畜人、初本不服穆氏之權力、及聞穆氏戰敗、遂欲擾害回教人、漸致彼此互生衝突、時相攻擊、有牧畜某族、謀攻穆氏、惟謀已洩露、城內回教人某氏、混入牧畜人之羣中、詭言自他方

來、願臂助攻穆氏、牧畜人不疑、該氏乃於暗中刺殺其部長、迨後牧畜人與回教人鬪、掠回教六人、戮四人、械二人於墨克城、鬻於古來氏族、古來氏念百得里之仇、故執二人於城外、縛木柱、命百得里陣亡者之家屬及幼子、手刃之、以雪夙怨、觀者如蟻、

是時回教人派遣七十名赴白里阿米而族中傳教、行四日、值一溪、衆止步、此溪名馬五納、該族卽棲息其溪之旁、回教傳道者宣教、該族人不服、圍七十人而殲之、生免者僅二人、穆氏聞耗大悲、一月之久、每日晨起禮拜真宰、施罰於該族、并云現得天上默示、被殺人均安居於樂園、今請轉告舊友、知其已經謁見真宰、真宰悅彼輩、彼輩亦悅真宰、

由馬五納出險之二人、逃回默底納、途遇二人、係由默底納來者、該二人卽白里阿米而族、二逃亡者見而殺之、不知被殺之二人、方與穆氏接洽、立定

和平條約而歸者、但穆氏與之立約時、亦未知白里阿米而族有殘殺六十八同人之事、及穆氏聞二逃亡者在途殺戮此二人、心不自安、乃備款撫恤二人之家屬、

默底納不遠地方、有朱乎得教之納祖爾族、原與阿米而族有互相扶助之約、迨穆氏聞及六十八同人被殺之耗、以爲二族既有密切之關係、納祖爾族應負阿米而族之責、前所償於二人之家屬者、今不能取之於阿米而族、當取之於納祖爾族、於是帶同教數人面會納祖爾族、該族人聞穆氏等來此、特接之以禮、預備筵筵、當未開筵時、穆氏忽於客座中起立出門外、不告人以何往、衆請穆氏返、而穆氏已不知去向、同來之人亦輿辭而去、後聞穆氏獨返默底納往清真寺報告云、朱乎得教之納祖爾族謀暗殺、我得天仙哲白而衣肋之指示、始得出險、一面派人示諭納祖爾族曰、真宰之使者限爾等於十日內遷徙境外、逾

限有一人留境、殺無赦、納祖爾族奉諭、驚恐異常、面責送交示諭之使者曰、汝似忘舊交耳、蓋交示諭之使者原與該族人素識故也、交示諭之使者答曰、我心已變、不知舊交爲何、遂去之、

朱乎得教之納祖爾族人不知如何措手、此處田廬花木皆祖宗艱難創造以留貽者、遷地豈能爲良、乃央鄰居他族人爲之緩頰、納祖爾族人亦望緩頰有效、詎意回教人不允、乃退入堡障、回覆回教人曰、不遷居、穆氏得覆、喜曰、安拉乎額克白即真宰、至大意、同人亦隨聲應之、於是各着軍服、出城攻擊該堡障、堡障內之人、投矢與石下、猶仰望旁人施救、然卒無一援手者、回教人圍繞堡障、無法破壞、乃急命將鄉間棗林砍去、以火焚根、時有謂棗林不宜砍、因土人依樹爲生、勿庸傷害耳、穆氏謂爲得真宰許可、故毅然爲之、納祖爾族人困守堡障內數十日、又見無人救援、乃求遷去、回教人不允之、該族人收拾各物置於駱

駝上而去、有至相近之朱乎得教處居住者、有至遠方猶太國境者、惟所有之不動產及重物均歸回教人分有、以一分歸穆氏、以一分濟貧民、餘則分給於遷士、因若輩前恃默底納人供給、現有附近之地產、於是身家可安矣、

前在默底納之回教人、有信寄於素爾雅尼與希伯來人者、皆請朱乎得教人代繕、現在既與朱乎得教人挾仇、穆氏不願再倩代繕、乃請城中少年名賽以德者任之、因其既通阿爾壁文、又通素爾雅尼文也、穆氏死後、繼戛尼罪位者、即命賽以德將穆氏平日所著之古爾阿尼經零星散漫者集合而成一部、

第十四章 晚年家庭之景象

穆氏既娶三妻、又結嘉耦、厥名宰納卜、其父係在百得里陣亡者、結婚後逾一月、穆氏又娶一妻、合之元配赫底徹則爲六人矣、其名爲韃母色里墨、原

係孀婦、前時曾與其前夫由墨克逃至海北涉、旋遷於默底納、因其夫於吳侯的山之役戰歿耳、至回教紀元之第五年初、穆氏又納裁乃拜、爲穆氏養子賽爾弟之婦、據當時傳說、穆氏赴賽爾弟家、見其婦裁乃拜、稱許之、賽爾弟願出之以歸穆氏、穆氏曰、惡得有是哉、汝之妻當自妻之也、惟賽爾弟仍出其妻、裁乃拜無依、穆氏乃迎之而歸、按當時律法、出妻爲他人娶之、不得爲罪、但穆氏妻其養子所出之妻、教中人頗有議其後者、穆氏曰、真宰許之、可告無罪、然以阿爾璧規俗例之、旣爲養子、則如己出、穆氏曰、養子非己出、娶其妻、不得謂之無禮、由茲以往、人不謂賽爾弟爲穆氏之子、而稱爲哈理特之子矣、

教中人欲整頓閨房嚴肅之規則、遂定婦女少與外間男子交談之例、卽有事外出、亦必以帕蒙面、蓋無教之男子、每遇途行婦女、輒以輕薄之言調笑、蒙之以帕、則婦人面貌之妍媸、年歲之老幼、均不得而知之、此亦內則之所當然

也、

穆氏各妻、各佔一房、因在清真寺內、教中人赴寺禮拜者、咸經過內室之門、穆氏示於外曰、他人若非奉請入內室、則不得隨意出入、苟有事與各眷屬言談、則當以簾幕隔之、又曰、我得真宰默感、所有已經與使者成婚之婦、以後不可與人交、因爲信順者之母、古爾阿尼經云、「信順者不可隨意入使者之房、必俟使者有所召、或俟使者有便方可、既已入室、膳畢即退、不得多發閒曠、蓋閒曠足令使者心不寧靜、但使者對於此種禁令、亦曾羞之、惟真主以此爲真理而不差、他人苟對使者之妻有所詢問、必立身於簾幕之外、此爲表明使者之妻之心及汝等之心之清白、汝等倘令使者之心不安、此爲不合、至於日後、更不可娶使者之妻爲妻、否則真主必不謂然、真宰之使者、對於汝等有密切之感情、較汝等靈魂爲尤切、且使者所有各妻、爲汝等信順者之母也、」

見三十
三章

此時穆氏有六妻、均住宿於清真寺庭院之東、穆氏輪宿、無所軒輊、然就中以阿以涉爲專寵、故衆妻咸妒之、穆氏因已得真宰之默許曰、「使者可隨意與某室輟幸、苟爲使者所寵、無妨破格以增臨幸之期、不得謂之有罪、」古見

爾阿尼經
三十三章

穆氏時年五十八、墨克鄉隔各族、謀攻默底納、謀洩於外、知爲木子脫勸貽族爲主動者、穆氏擬先攻該族、率隊向墨克進發、即偵得該族之住址、該族人不料穆氏來攻、未及防禦、以致全族悉被捕獲、計民戶二百、駱二千、羊五千、以及家具若干、均爲軍隊所分有、事畢、返默底納、檢點被捕人數中有少婦爲該族長妻、名白里葉、某軍士捕獲該婦後、需索重大贖價、白里葉無所出、謁見穆氏、求減贖價、穆氏曰、我有法贖爾、白里葉曰、何法、穆氏曰、

價由我償、爾願適我否、白里葉曰、願、穆氏出贖價、攜婦歸、衆人聞穆氏既與該族締姻、則該族人民卽爲戚屬、應將俘虜全數釋放、阿以涉常曰、從古無一婦利於其本族若白里葉其人者、

穆氏每外出、勢不能攜諸妻同行、不過僅一妻伴隨而已、然欲普及公平之法、以免偏重而遭衆怨、則惟掣籤爲最適當、此次攻木子脫勒族、掣得者爲阿以涉、其行路時、欲免外人見之、則又有法、如在某處先置帳棚住宿、欲行時、驅駱者昇檯牀於帳棚門、穆氏妻入登檯牀、牀有篷蓋、人入內、則以幔垂下、驅駱者然後昇檯牀於駱之背上行、苟欲休息、則先置帳棚於某地、檯牀昇至帳棚門前、乃下、入棚安息、此次阿以涉回默底納、與大衆分離、以致不克早歸、蓋因駱昇檯牀、已抵清真寺門、揭幔無人、據阿以涉事後辯明理由、爰記於下、入城之日、辰刻起程、天色未白、檯牀至、阿以涉欲轉身入篷

內、自覺珠串墮落、遂向地面摸索、驅駱者不知、以爲人已入篷、鼻牀駱背、蓋阿以涉身輕、牀上有人與否、驅駱者不易覺查、駱行後、阿以涉獲得珠串、不及就牀牀、只得獨立原處、方冀驅駱者悟牀牀上無人、返原處迎迓、詎意天明、驅駱者不復來、惟同教人薩伏灣經過、見阿以涉獨立、訝之、問其何故立此、阿以涉不答、薩伏灣乃自偏其面曰、請乘我駱送歸、阿以涉乘駱、薩伏灣前導、直向默底納城速行、然仍不及先行者之蹤迹、二人只得隨後入城、此阿以涉辯明理由之大概情形也、詎衆人聞二人至、互啓猜疑、穆氏聞外間疑議、心不自安、只得冷眼視阿以涉、而阿以涉知穆氏中變、大忿成疾、要求歸寧、外人聞穆氏已與阿以涉分居、疑議愈多、加之夙妒阿以涉者、因此而益鳴得意、某日、穆氏在清真寺講壇、責斥妄發疑議者曰、汝等不宜對於此事懷疑、無根之言、非汝等所宜出也、未幾、穆氏親往額補白克爾家、約教中董事數人

商議、該董事亦不以疑議爲然、惟爾里疑團不解、勸穆氏出阿以涉、由是阿以涉與爾里生出嫌怨、

穆氏入阿以涉內室曰、外間之議、汝已聞之、汝當敬畏真宰、苟有罪、當自悔、真宰可恕之、阿以涉泣曰、我本無罪、認罪亦無益、我苟不認、衆謗愈滋、穆氏不答、沈默片時、曰、我夙稔汝貞節、汝實無罪、阿以涉笑曰、敬謝真宰、穆氏出外、對衆詳解回教犯淫之律、如賣淫之婦、則以鞭笞之、如有夫姦、則以石礮之、男女同科、惟有四人爲證、方許決定是獄、倘證不充分、應反坐誣控之罪、笞八十、故古爾阿尼經載、一人若毀謗未犯姦之婦、且無四人證明、該毀謗者受笞八十一^{四章}、穆氏又曰、毀謗阿以涉者、不免受毀謗之罰、於是懲責評論者數人、事從此收束、而阿以涉仍返穆氏家、遂爲夫婦如初、

穆氏於古爾阿尼經內云、使者乘妻苟有一人犯姦、其所受真宰之罰、較他人犯姦所受真宰之罰倍之、倘敬重真宰、事奉使者、行良善之事、將來真宰賜給亦倍之、又曰、使者乘妻乎、汝等與他婦不同、若敬重真宰、對於他男子切戒甘言、免他男子因甘言而致萌欲念、汝等棲息於閨房、罔加修飾、舉從前未入新教愚昧時代之妝束而屏黜之、遵守定時禮拜、順從真宰與真宰之使者、

第十五章 征伐朱乎得人之慘劇

回教紀元之第五年冬季、墨克古來氏族籌備攻擊默底納、此次所備之戰鬪力較前尤巨、合計鄰族協同助戰者、聚集共萬人、分三隊、以額卜蘇福揚爲全軍領袖、默底納人聞之、驚惶失措、以爲吳侯的山之役、敵軍數少、我軍尙且敗屨、况現在敵軍數衆乎、由是不敢出外對敵、幸教中有一波斯即法種、流寓

默底納者、明悉軍事學、獻計於穆氏曰、宜於城外掘濠以制敵、阿爾壁人未知此法、故同聲贊成、於是即時動工、男女皆赴事、穆氏亦荷筐盛泥土、六日之間而濠成、城外男女無長幼悉遷城中、墨克聯軍抵默底納、而默底納軍僅三千、出城迎敵、設陣於城與濠之間、黑克軍人見鄉人盡室而行、知爲怯懦、愈壯軍威、及抵濠邊、見對岸默底納軍滿布、而本軍又不能越雷池一步、只得駐軍、從事攻擊、先以矢投於對岸之敵營而已、

距默底納數里、有朱乎得教一部落、其族名古來作、墨克軍人約之助戰、穆氏同人聞之愈恐、及敵軍攻城時、間有乘騎躍於濠內、以冀仰攻而奪門者、默底納人逐之、騎兵仍回原岸、次日、墨克軍蜂擁以攻城、兩軍互相鏖戰、敵軍不支而退、殺人無多、默底納軍死五人、墨克軍死三人、是時默底納軍中、忽來一墨克軍中之牧畜族人、求見穆氏、自謂能助戰勝、穆氏納之、旋命該牧

族人返營、力圖成就、蓋挑釁墨克兩族、生出嫌怨、俾臨戰時自掣其肘、古來氏族見人心瓦解必難制勝、且餉糈不足、風雨飄搖、地上溼滑、炊爨之火被風吹散、帳棚之柱、隨風傾倒、領袖額卜蘇福揚方針忽變、即時將全軍退回墨克、穆氏聞其去、大快曰、真幸准祈求、去勁敵、天軍爲我戰、俾該軍膽寒、

墨克軍隊去、默底納人撤去武裝、穆氏亦不願追逐、未幾、穆氏即要約全軍議行一事、即進攻朱乎得教人古來作族、且謂天仙哲白而衣肋下降、責吾儕卸去武裝過早也、於是集軍三千、穆氏乘驢前導、爾里手執大旗、於晚禮拜時即抵古來作族之堡門、前後包圍、輸送斷絕、外人亦不能交通、因之食物維艱、相持十五日之久、勢不能支、該族遂派人與默底納人求和、欲如昔日納祖爾族遷出境外爲幸、默底納軍人不允、該族又求將一切所有之物均委棄於此、

人民徒手而去之、默底納軍人仍不允、且曰、汝等無議和之權、若欲出堡、任我等處治可耳、該族無如何、聚集商議於堡內、有圖存法三、第一、改從回教、衆人決議曰、不可、第二、先將婦孺自行屠殺、以免落於敵人之手、男子然後出與格鬪、至死方休、衆人又決議曰、不可、本教律法、不可無故而殺婦孺、殺之則獲罪於上帝、第三、於安息日出堡擊之、蓋回教人知我朱乎得教、向守安息日、必不設備、我苟出其不意以攻之、或可獲勝、衆人又決議曰、不可、應保守安息日、何得出戰、以上三法均不能用、幾致飢餓欲死、乃決定出堡求恩、將出堡門、回教人即反縛其男子之手、另置婦孺於他處、穆氏詢於同教人賽爾的以何法處治之、賽爾的曰、據我意見、男子悉處死、婦孺販賣爲奴、所有一切財物、分給軍人、是時、旁立之人聽賽爾的主張過殘、不禁發動慈愛之心、曰、如此決議、實爲可憐、穆氏曰、賽爾的所主張者、真宰之意如

是耳、因之旁人無異言、於是將該族男子合計七八百人、均解往默底納、而該族男子彼此誓守本教、不肯順從回教、故致死、至婦孺中有一婦人名陳哈納、其夫亦就戮、歸之於穆氏、但該婦雖入其家、不願爲妻、穆氏乃以之爲妾、蓋無正式婚禮也、查該族婦女約一千名、孺子另計、中有婦女、軍人留爲妻妾、其餘則發往熱濟得城、賣爲奴僕、所得之價、作爲購買軍器及馬匹之資、更有掠於該族之牲畜及家用器具與田產等、則由三千軍士分得之、

按古來作族被殺之殘、雖愛穆氏者亦難爲穆氏辯護也、該族縱與墨克人同謀、實爲獲罪於回教人、然懲罰之、驅逐之、舉其爲首者而誅戮之、亦已足矣、而必屠殺如是之多、且妻妾其婦女、奴僕其婦女、實與人道大背、穆氏之名未必不因而損、該族中當時有少數人皈依回教、得免於難、衆人苟欲及身免禍、亦宜如若輩之背教、惟衆人信道維篤、寧死以殉道、哀哉、

默底納教外人、見該族受如此殘酷及凌辱、皆戰慄而不敢反對、雖間有平日不服者、現亦具服從之態度、又因前次墨克軍攻城、回教人能設法保全、不得不認穆氏爲城內有統治權者、自是以後、穆氏權力愈堅固而愈擴張也、

第十六章 回教漸普及於阿爾璧全國

回教紀元之第六年、默底納尙稱平靖、雖有數部落之爭執、羣盜匪之擾攘、然經默底納派人攻之、旋即解散、查阿爾璧鄉間部落、漸多投入回教者、惟墨克城民、仍堅持反對、但穆氏仍以墨克爲聖城、故其心中常欲握墨克之權、以收拾阿爾璧全局之人心、每日禮拜、朝向克而白、但未至墨克聖殿已經六年、不得不亟思往聖殿朝拜、穆氏乃寄信於古來氏族曰、克而白乃天下人所可朝拜者、汝等以挾嫌故、阻止吾人朝拜、殊與公理不合、云云、墨克人閱信

後、不允所請、穆氏無如何、未幾、忽於夢中與同教人至克而白敬拜、及醒、決意約同衆人至墨克、於是集合默底納城鄉人共一千五百名前去、本年三月間起程、各衣特別敬拜服、牽駱駝七十爲獻祭品、古來氏族人聞之、不知何意、整軍備出城以禦敵、穆氏偵探報告曰、墨克人已拒絕我、並宣誓勿渝此拒絕之志也、未幾、墨克之古來氏族質問穆氏來意、穆氏特派歐思茫赴墨克城答之、因歐思茫原爲墨克之貴族、衆人尙重視之、歐思茫告墨克人曰、我等來此、專爲朝拜而已、古來氏族曰、汝等原可朝拜、惟吾儕已經宣誓、不准穆罕默德入此城也、是時、城外回教人聞歐思茫入城被囚之謠、故穆氏立於樹下、約衆宣誓、意謂若將歐思茫囚禁、我等當死力攻之、務達釋放之目的、此次宣誓、名爲『樹下之盟』、未幾、歐思茫由城返、同人乃釋疑、古來氏族人亦派代表赴回教團商量立約事、決定大概謂十年之內、兩造不准攻擊、或有人欲

從穆氏教與穆氏立約、悉聽自便、抑或穆氏教中人、欲與古來氏族交、亦聽自便、惟古來氏族人從新教、不經該保護人允諾、穆氏應斥之、抑或由新教中而返古來氏族、不經該保護人允諾、古來氏族亦應斥之、至於入城之期、本年仍加限制、以明年來城爲約、惟在城內逗留不得過三日、且除尋常護身刀外、不准私帶軍器、

教中人以立約如此、頗失厚望、穆氏慰之曰、此約已屬有益、昔日求入墨克城、河清難俟、今則在指顧間矣、故於城外殺駱以獻祭、且薙髮焉、留城外十餘日、即轉默底納、同人中有問穆氏之夢何以未驗、穆氏曰、夢亦未定何年、緩即自驗、在穆氏以爲此行不虛、因墨克人初不重視穆氏、今則與之平等議和、豈不使權利益增乎、

返默底納後、穆氏眼界益擴張、以爲傳教之事、不僅以小範圍爲目的、故

繕就通告數封、寄交外國國王、勉順回教、承認自己爲真宰之使者、當時羅馬
密 即魯國東皇喜而革、方始戰勝波斯國、即赴耶路撒冷酬神、及抵耶路撒冷時、
適接穆氏來書云、汝勿再拜爾撒、當歸從真宰真道、皇接書不以爲意、是時波
斯王亦接穆氏通告書、毀之、穆氏曰、願真宰亦毀爾國、又寄通告於埃及之巡
撫、該巡撫答曰、接諭甚感謝、我知有一先知發現於素爾雅尼、非發現於阿爾
璧也、此外更贈可不特族姊妹二人、白驢一匹、以及華服之衣服若干件、穆氏
接信及贈物、悅之、擇馬里葉爲妾、以其一贈於詩家哈散、又寄通告於海北涉
王南查爾、因其原與回教有交誼、曾厚待回教之逃難人、該王接此通告、允從
其教、惟國事鞅掌、不能親赴默底納耳、穆氏復寄一信於王、請將已從回教之
人留寓該國者、送至墨底納、留寓諸民中有整婦名韞母哈比白、係額卜蘇福揚
之女、因其婿早從回教、墨克亂時、逃居至此、旋改爾撒教、後乃病故、穆氏

洗王爲冰人、得與該族婦締婚、其時婦年三十五、數年前在墨克時、穆氏曾見之、故求與締婚、然究非僅因其已經見面而有此舉、且意在聯姻以聯絡其父類卜蘇福揚也、王介紹於該婦、婦允之、王備二舟、載送婦及留此之回教人赴默底納、抵境後、次年乃與穆氏成婚、

當時穆氏約同教中人進攻朱乎得教人、該教人居於海北邇地方、距默底納約三百華里、此族雖未自開釁端、然以兩教意見既深、以致有此、且該族資財饒富、回教人欲得而甘心、故約集共一千六百人、來時、朱乎得教中人不知、速退至堡內、將堡門固閉、回教人圍之、朱乎得人日久無法、且出戰一次、寡不敵衆、不得不求和、願將資財交出、每年農田所得、提出一半呈交回教人公、用、惟朱乎得教人免遭驅逐、仍居原處、當時有人控告該城中族長克以納拿隱匿資財、於是將該族長殺之、其妻鎖斐葉時年僅十五歲、夫死後、爲回教人大

洗亞所得、穆氏知爲朱乎得教人所重視者、故以款贖其身、詢該婦願否結婚約、婦曰、願、

當交戰時、朱乎得教人被殺者約百名、回教死十九名、朱乎得教被殺之親屬謀報復、中有一婦名宰納、其夫與父兄均冤死、故該婦忿氣填膺、某日、特備羔羊一具、先剝皮、以其肉浸於毒汁中、烤畢、呈穆氏、且以甘言餌之、穆氏與友人聚食、甫入口、卽吐、出、命座上人注意盤中物、告以中或有毒、一人已下咽、立斃、穆氏腹痛而旋止、然毒根已伏於腹中矣、衆議決、治婦死、海北邇相近他族、見朱乎得人一戰而敗、生有戒心、乃改教、故回教所得利益較厚、而權力亦漸雄、不特對於回教有勢力、即一方政治之大權亦握於手中、於是傳教行政不患經費支絀矣、

回教紀元之第七年、穆氏欲遵墨克之盟約、前往朝拜聖地、於是偕行者二

千人、抵墨克時、古來氏族人出城外、回教人不負軍器入城、謁克而白時、歎聲雷動、蓋此典未行者已七年矣、依古規繞行克而白七次、且接玄石以口、宰牲畜獻祭、墨克人以其尊重聖物、怒稍解、情意漸洽、穆氏叔以寡婦買母納妻之、此爲穆氏第十一妻、按前約僅許三日逗遛城中、茲期已屆滿、古來氏族促之出、穆氏以在此定婚、請展限一日、邀墨克人赴宴、墨克人謝之、但求違約出城而已、穆氏退城外二十五里、行婚禮、次晨、返默底納、買母納後穆氏五十年死、其臨終時、遺囑葬於與穆氏成婚地、穆氏妻中、惟赫底徹及某妻先穆氏死、當時尙與穆氏同居者九妻二妾而已、迨後教規、以一人娶四妻爲定例、妾無論矣、

回教紀元之第八年、漸與異教者興戎、更大戰一次、如毛忒族者、穆氏先遣使告其族長、以全族信己教爲約、毛忒族長殺來使、回教人怒不可遏、集三

千乘以問罪、以宰篤爲統帥穆氏誓師、仍勸從新教、勿輕敵爲詞、玩之則以真宰之命勦之、穆氏親臨送行、而不赴戰地、毛忒族聞之、約鄰近他族禦之、回軍不支、統帥宰篤陣亡、全軍潰敗、逃回默底納、穆氏出城勞軍曰、今日雖敗、將來若得真宰之命、仍須與之復戰也、雖然、此次回軍戰敗、而其勢力仍增、不肯稍挫、在穆氏主義、冀囊括阿爾璧全國、故未與接戰者、聞其聲威、震駭異常、特派代表赴默底納請願、服從新教、當各代表蒞臨時、穆氏和平接洽、該代表遣回本地時、當衆宣布穆氏之德意、由此人心歸向、穆氏夙持領袖墨克之心意、現因鄉間各族從教日衆、以爲勢力可與墨克人抵抗矣、

前與古來氏族所立和約、保全十年和睦、此時忽然中變、何能藉口破約、適有回教人所素識之牧畜族、與古來氏族所素識之牧畜族、兩相失和、古來氏族所素識之牧畜族、先行政擊回教所素識之牧畜族、穆氏欲保護本教所素識之

牧畜族、特出而相助、爲轉攻墨克之導綫、此次約集一萬人、向墨克進發、墨克之類卜蘇福揚、前爲回教之勁敵、現因回教人衆、既恐衆寡不敵、加以穆氏新妻其女、未便略情而言戰、於是親晤穆氏、口誦回經、求附回教、額氏在墨克爲古來氏族長、權力頗大、今既改從回教、他人自當效法、故穆氏軍隊入城時、城內人鮮有抗之者、不過街衢間小有衝突、旋即潰散、市民死者二十八人、回軍死二人、致令穆氏據墨克城如反掌、穆氏入城、向克而白朝拜、更以口接玄石、命人搗毀偶像、垣壁上所繪像亦一律塗抹、然後命教中人在院庭跪拜、仍遵舊式、更命人在市中大呼、銷毀家中供奉之偶像、復派人劃清聖地之界限、俾前之界石傾倒者、今乃一一整理之、墨克人民以穆氏雖消滅神像、然猶尊重聖地及聖城、故亦不勝喜悅也、

穆氏對於墨克前日之勁敵、今日雖在本軍羈勒之下、然除四人罪不容誅

外、餘悉不問、此種寬大之仁風、傳於墨克人之耳、均喜出望外、無有違之者、此乃穆氏大功告成之日、迴憶穆氏於八年前、身處衆謗羣疑之中、不得已、遁逃域外、中間古來氏族大興撻伐之師、今一旦解釋前嫌、握聖城之權於掌上、所發言論、與法律有同等效力、且一命而將墨克人古今崇拜之偶像、搗毀淨盡、更派官吏以治城內外之民事、建立手創之新教、以今例昔、不可以道里計也、

是時、穆氏派人赴鄉銷毀偶像及神壇、惟不得妨害鄉氓之權利、乃奉派之將弁中、有名哈立得者、於毀像滅壇外、又復殘殺鄉氓、穆氏大怒、立遣爾里挾資赴該地、召集被害者之親屬而撫慰之、並給以卹金、故該親屬悉無異言、迨後穆氏治哈立得以違命殺人之罪、旋赦之以觀後效、

墨克城外鄉民、尙有不以穆氏搗毀偶像及管理政權爲然者、故它邑府人

民仍拜偶像、不願歸回教管轄、乃先自爲計、欲以兵力攻穆氏、逐出墨克境、於是約集本地男丁四千人、隨帶婦女家產及牲畜出發、以助戰鬪之力、穆氏聞之、調集由默底納同來之一萬人、外增墨克人二千、出城迎戰、抵呼那引山谷、與它邑府軍遇、查它邑府軍所據之地勢頗良、回教軍人不能敵、卽行潰敗、有逃去不願戰者、穆氏呼潰兵返、以期堅定不搖、並謂汝等記憶平日誓言、忠心爲道以殉身乎、潰兵聞之、轉赴前敵、未幾、卽將敵人驅散、捕獲敵人共六千人、以及各種物具、旋卽進攻它邑府城、城門堅固不可搖、回軍圍攻半月餘、仍不能下、乃棄城走、返墨克、分派俘虜及物件、正分派時、有一女求見穆氏、自云係穆氏乳母哈婭之女、請穆氏寬宥、穆氏聞之喜、立時釋放、饋以珍物、該女子同族被獲者亦來求佑、蓋謂乳母親屬、卽我輩之親屬、真宰恩及於汝、汝亦當恩及於我輩、云云、穆氏聞之而心動、諭令衆軍士釋放

俘虜、分頒物件可耳、

穆氏同人由墨克返默底納、出城時、頗具堂皇之態度、蓋穆氏此時、已爲阿爾壁無上權力之人、未久、墨克年會屆期、穆氏未親與會事、特派古來氏貴族辦理年會一切事務、此時多神教人赴會、穆氏因爲習慣上事、未便加以禁阻也、

回教紀元第八年冬季、穆氏妻馬里葉誕子、名卜喇希默、穆氏愛子而兼及其妻、但衆妻中有詬語、責穆氏輕妻而重妾、由是家庭頗不安、穆氏謂此乃眞宰默感之所致、並以言慰衆妻、詬聲漸息、惟嬰產生達十六月而病篤、穆氏就懷調護、及至不可挽救、乃大悲慘、親赴塋地安葬、穆氏以手拍土、取其堅固之意、對衆人曰、墳塋安、無益於死者、不過生人心安耳、觀此、可知穆氏對於已死之人仍重視之、其爲慈祥愷悌之心所流露也、

墨克城與克而白俱歸穆氏掌握、故穆氏聲威浩大、國內各族均擬服從回教、各派代表赴默底納謁穆氏、自述族衆順教之誠意、此乃紀元之第九年、爲穆氏接見代表之年、故穆氏權力愈擴張、阿爾璧全國人民知不能與穆氏新教相抵抗、欲不從其教而不能、故回教成爲該國之國教、閱者當知穆氏因教權澎漲之勢力、將阿爾璧全國各部落零星分散者團聚而成一體、凡屬回教、皆遵訓詞及禮儀、凡事皆專心順從真宰、及真宰之使者、又捐資救濟貧寒及爲政治之用費、

當時回教人聞羅馬東皇喜而革、率軍攻伐默底納、其原因係爲回教人總握政權、將來必爲數國之障礙、但羅馬皇實無此舉動、而穆氏同人信爲事實、惶恐萬狀、不得不出而抵抗、於是調集回軍共三萬人、至軍需則爲熱心教親攬派、如額補白克爾將產業捐出、歐墨爾亦捐家產一半、此外多寡無定數、故軍

實充足、雖然、捐資之踴躍如此、猶恐軍費不足、不能多增軍人之數、三萬人外、尚有出力報効、願執干櫓者、因格於財力、不能同去、以致向隅者痛哭、蓋爲戰而死、死亦有榮、今不得加入戰隊、故有此等現象、穆氏臨行時、加以安慰、謂爾輩非畏戰、實求戰而不克去也、言畢、率軍西行、欲與羅馬皇軍隊相接仗、乃行至數百里、抵忒連克地方、始知敵軍全無影響、前所聞者謠言耳、該地有源泉、有森林、暫駐數十日、藉聽前途消息、該地左右、有朱乎得教人及爾撒教人、與穆氏晤面、立約言好、有願改從回教者、有不願改從回教而願每年効貢獻認爲上國者、又有哀納君主郁合納、夙信爾撒教、覲見穆氏、額上懸金十字、穆氏優禮接待、立約通款、每年納貢、回教聽其自由信仰、穆氏賜予繡章、恭送該君主返國、又有納卽然之爾撒教、遣代表覲穆氏、中有主教某、穆氏力勸改教、該主教婉却之、每年亦納貢焉、

回軍中大將哈立德、分兵攻烏墨、下其城、捕獲城內長官、械送穆氏、該長官身服錦衣、佩帶金十字、蓋亦爾撒教之一分子、穆氏勸其易教、該長官順之、

穆氏率領大隊、見前敵無人、乃返默底納、或謂通國翕然服從、再無爲教而戰之憂、同人宜歸舊業、解散軍器、穆氏聞而止之、蓋一時尙不得謂之平定、

大軍返默底納、未幾、它邑府城民派代表謁見穆氏、願順回教、前四月間、回軍攻伐該城而不能下、棄城走、城內之人、心內仍抱不安、况以回教又聯合牧畜族類加侵掠、城內人民出城牧畜或經商者、恆慮損失財物、不如降氣柔聲以求和爲愈、回教人見其誠懇、優容予之、並於清真寺院內搭蓋一棚、每日令該代表學習教中規儀、穆氏曰、汝之城內偶像當全行銷毀、代表曰、恐愚

民不服、不如展緩三年實行之、穆氏不允、更求展緩一月、穆氏仍不允、並云、真宰與偶像、一日不並立、代表又求免每日祈禱、穆氏曰、此重要事不可忽、宗教苟無祈禱、是爲不誠之宗教、代表又曰、毀偶像不能躬親其事、請派人搗毀可耳、穆氏乃派同教貴族人帶領親屬、擁護赴該城毀像、城內婦女、見之大哭、然未釀成事故、自它邑府人民從教之後、阿爾壁全國再無其他大城人民負固不服者也、

回教紀元之第九年、又逢年會之期、衆人往墨克朝拜、穆氏未曾赴會、特派額補白克爾領三百人赴墨克、方啓行數日、穆氏在家得默感云、此次年會之後、應禁止異教人朝拜及入墨克聖城、又云、前與異教人所立約一概取消、不服則擊之、於是遣爾里速告額補白克爾、爾里既至會所、宣讀穆氏示諭、末段告以反家後、各諭本土人民、申明回教與他教抵觸之故、限定四閱月改教、否

則絕交、此信內容已載於古爾阿尼經、其文曰、「禁期屆滿、凡我同人、無論在於何處、遇有敬拜假神、非敬拜獨一真宰者、必捕獲而殺戮之、彼等若從吾教、遵守敬拜禮儀與施濟之規則者、仍可釋放」見九章、觀穆氏之言、實與立教之初各保信教自由之言兩相矛盾也、

穆氏主義遠播、於是服從其教者愈多、次年年會、穆氏知會中無異教、故親至墨克、是為紀元第十年、此十年內、穆氏並未行完全之禮、此次乃用完全禮式朝拜、妻妾並驂而行、或謂此次同行者達十萬人、然中多未獻祭物者、僅能以小祭禮行之、穆氏至克而白伸手祝福、周繞庭院七次、口與玄石接、又飲聖井水、禮畢演講、旋退至城外之特別帳幕休息、

次日、穆氏往米納地方、距墨克城約二十華里、舉行祈禱、次早起、又行二十華里、登日而法提山、至顛、立於駱背云、周圍山谷、均為聖地、言畢、

祈禱、更行禮、同人在山下呼聲贊成、穆氏返墨克、再繞克而白七次、復飲聖井水、盥口以示潔、旋脫履入克而白至聖所、祈禱畢、小住墨克三日、返默底納、

穆氏行一切禮儀、以爲衆人模範、凡屬回教中人、均宜效法朝拜、方爲完全之朝拜儀式、穆氏規定此禮節、有識見、有條理、緣阿爾璧人皆尊視克而白、穆氏藉重克而白以聯絡全國人之感情、實與振興教會大有裨益、但日後頗感不便、時序既推遷、教區益推廣、遠方回教人士苟欲朝拜聖所、殊非易事也、

第十七章 穆氏逝世及繼位者

赴墨克朝拜返默底納後、僅兩月、穆氏調遣回軍赴毛忒地方、以前在毛忒

陣亡宰篤之子阿沙瑪領之、穆氏諭曰、汝往毛忒地方、此地即汝父殉難處、汝速火其廬、不使有備也、旋給旗一方、預備出發、而穆氏病矣、軍事即因之停頓、迨穆氏逝世、額補白克爾繼承夏納之位、然後始命拔隊前往也、

回教紀元之第十一年三月、穆氏患病、然穆氏生平體健無多病、自毒汁羔肉入口吐出後、身體時抱不安、背骨常痛、此次病初起時、仍輪宿各房、迨病勢沈重、乃自向衆妻請願、以阿以涉之房爲養病專室、衆妻允之、阿以涉時年約二十、誠心調護、穆氏身苟發熱、痛楚萬分、呻吟之聲不絕、熱退、仍上殿禮拜、告誠衆人曰、真宰恩賜汝、保護汝、除去一切妨害汝者、飲之、食之、佑之、不爲苦厄犯之、汝等勿放肆、防惡果之發生、我求真宰保汝身、理汝事、汝等亦不可欺同人、害同人也、又勸由墨克回來默底納之遷士、寬待輔士曰、若輩曾留居汝等於此地、分讓其宅第、給予其地產、餽送其飲食、是亦若

輩信道獨早之效果也、又與輔士曰、我死、汝等榮譽、或被人侵犯耳、輔士曰、果爾、奈何、穆氏曰、汝等宜忍、將來同處樂園、是爲真榮譽、或曰、以何命古來氏族人乎、穆氏曰、我勸諭古來氏族人對於繼續我位者一致順從、我更勸諭衆人對於古來氏族人亦當和睦、穆氏言畢、卽入養病室、命人取紙筆、歐墨爾曰、勿取、已有古爾阿尼經在、爲衆人所贊成、穆氏曰、我有三事諭衆、一、驅逐美索不達米之不信道者、二、苟他處代表求見、汝等宜以優禮待之、行時餽程儀、三、穆氏未及言而病劇、惟閉目啼哭而已、已而穆氏氣略平、曰、我言已盡、韞母色里墨曰、爾罪皆赦、何啼哭爲耶、穆氏聽天仙蒼白而衣肋諭曰、爾死期速至、穆氏求天仙近之、又求真宰滅其去世時之痛苦、旋即不言、阿以涉握其手代求、未幾、穆氏氣微而聲低曰、求真宰赦我、更求永遠居樂園、與真宰同在、言畢、以首抵阿以涉之懷而氣絕、阿以涉輕扶穆氏之

首，由懷至枕，乘妻泣，以手扑面，穆氏時年六十三，爲回教紀元之第十一年，即西曆六百三十二年六月八日也。

額補白克爾聞穆氏氣絕，急赴阿以涉臥室審視，揭幕而入，去死者蒙面之布，額氏鞠躬，復與死者接吻曰，爾在世與我感情厚，去世後亦當如之，我愛爾如愛我父母，言畢而出，仍以布蒙死者之面，歐墨爾在外對衆曰，使者非真死，或一時昏迷，旋當復蘇，額氏曰，使者亦人耳，有生有死，今已身死矣，頃間有人報告曰，城內默底納人聚議，要求於其土人中選舉繼位者，額氏歐氏聞之，速赴議，默底納人與古來氏族之額氏歐氏意見不合，主張選舉二人，於各族中各選一人，分權治理，額氏等不從，曰，現在阿爾璧人只能服從古來氏族，言至此，歐氏執額補白克爾之手，呼曰，爾當繼續使者之位，且爾又爲使者良友，使者不能領衆禮拜時，委爾代領之，我衆承認爾爲夏納，且誠心

爲爾宣誓、云云、是時衆人皆贊成、從此額補白克爾爲回教夏納罪、至死乃已、

是夜爲死者沐、擬以氣絕之地爲埋葬地、次早、衆人輪流入喪次、由彼門入此門出、其入房時、就死者前起敬以致別、心代祈、男女長幼均如之、清真寺院庭、人爲之滿、額補白克爾登壇演講、衆人呼爲夏納罪、額氏曰、諸位教親乎、我忝爲爾等領袖矣、但以同人論、必有較我尊者、我負此任而善、當維持之、我負此任而不善、當指斥之、引導之、苟我行事能合真宰及使者之意、爾等則順之、苟我發言不合真宰及使者之意、爾等則逆之、我以公平持事、不得以偏私行權也、言畢、請衆祈禱、並願真宰與爾等同在、由是衆人皆舉行禮拜式、

次晚行埋葬禮、將穆氏生平所御之紅色大衣鋪墊於土坑內、以死者置衣

上、後以石磚修築成半月形掩死者、上覆泥土、俾與地面平、

厥後額補白克爾逝世、亦埋葬穆氏墓旁、至歐墨爾繼續額氏之位、死後亦葬於此、至今各國回教民赴墨克朝哈指者、於朝拜克而白之餘、亦赴默底納觀瞻穆氏之墓以致敬焉、

總論

世人欲品評穆罕默德生平之行爲、求免一切畸輕畸重之偏私、則當以公平論斷、而後可知其人之真實、查穆氏日用服食、以紛華靡麗爲戒、對於友朋、能以感動力得其心、亦穆氏性情溫良之所致也、且其愛國心長、欲以良善利益錫國人、故由崇拜偶像僻陋習俗之內挺然而出、其行爲言論多以進化望國人、如改良舊日遺棄女孩之惡習、維持零丁孤兒之生命、以及男子剝奪婦女之權

利、行之而不怪者、穆氏特遇阻之、是皆爲人所津津樂道、惟優容一夫多妻之制、致令女界人格卒不完全、且任聽男子輕易出妻、洵爲女界品行之玷、良可惜也、至於奴籍中人、穆氏亦能體查其困苦而輕減之、惜不能昌言解放、掃邊沈寃、一任買賣人口者沿襲其舊弊、對於人類平等主義、不力加提倡於其間、是爲終身之缺陷、然穆氏第一宗旨、在認眞宰爲獨一、認萬物爲眞宰所創造、認萬國爲眞宰所掌管、此爲顛撲不破之理、吾人所當同聲贊成者也、

按穆氏中年受墨克人之窘辱、而其堅忍之心、恒久之志、出萬死不顧一生、洵屬難能可貴、且熱心傳道、反對惡俗、故名譽昭彰、永久而不失墜、惟其人之品行與計畫、先後不能一致、如對於家庭所立之準則、當赫底徹時極爲完美、後日竟破壞其準則、異教持反對新教之論調、而穆氏則深惡痛絕、必欲殲滅其反對者而後已、不思立教時之誓言在耳、原以人有自由權爲標準、何勢

力擴張而後、卽變更其初志乎、且初得默感時、理想至爲高尚、厥後默感載於古爾阿尼經者、吾人據之以爲論斷、覺與前之高尚理想不同、觀穆氏所言、自謂爲真宰最大之使者、所奉驅遣、超邁諸使、往古不正之事由此而改正之、建立完全之宗教、管理至於永久、其教旨關係於世界萬人、舍此道旨無人得永生云云、雖然、後世歷史家、詳考穆氏言行、承認穆氏爲阿爾璧全國之長、至於提倡人民、信仰獨一真宰之功、又爲人所贊許、至若謂穆氏爲真宰特使、建設真道、超邁古昔、則人之意見恐各有不同耳、

中華民國八年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再版

穆罕默德傳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二分

(郵費另加)

輯譯者 梅益盛

出版者 上海廣學會

代印者 宏文印刷所

● 版權所有 ●

THE
LIFE OF MOHAMMED

By
ISAAC MASON

Published by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Shanghai

1932

Second Edition
Price: 12 cents per copy

#2

489585

401585

